

書名 第一奇書一百回 康熙三十四年序刊本  
撰者 明 笑笑生 撰, 清 張竹坡 評  
卷 冊十七  
內容分類 集-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9  
編號 D8644800

# 全像金瓶梅詞話 第十七冊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彩色首頁3](#)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44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9](#)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第一奇書一百回 康熙三十四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彭城張竹坡批評

# 第一奇書

玩花書屋藏板

科2972

宝瓶梅

2972  
(17)  
双紅堂



双紅堂  
小説  
49(17)

十七



第六十八回

此回特寫受月却特與桂姐照映。見此時有月無花一片寒冷天氣也。始鄭揚出迎何異李揚爰香出迎何異李桂卿伯爵幫襯不減昔日李家之伯爵。此日之架兒猶是昔日之踢行頭者。蓋寫一月姐又特與桂姐相犯也。

志倫書

桂姐後有瓶兒之約。月姐後有林氏之歡。又遙相映。王姑子與薛姑子一嚷。則上文印經遺囑念經月娘與金蓮前後吃符藥一總結。住下抽筆單寫金蓮爲王子日相爭之線也。然則二尼又起釁之由歟。

前後回內凡寫黃安諸人來拜必用西門赴席時夾寫蓋諸人來拜無非襯西門之熱。卽几回央煩擺酒亦無非襯西門。

科2972

(17)





之趨奉非意在諸人也。意在不在之人而必寫之見用為襯蓋花樣之人故不妨夾寫。然必夾寫乃能襯出也。

桂姐文中踢行頭何等開熟架兒等人。此回却用一喝即散。蓋月兒此回過線下文即拿壽越兒等人也。月兒與桂姐合夥而伯爵一戲即用葵軒數語點明一部內寫諸娼妓之故。蓋辱西門慶月娘與娼妓鴉兒忘入皆聲應氣求也。

伯爵戲啣玉臂與出洞一戲遙上相映却自是兩樣心事。桂姐愈見其疎。月兒愈見其密也。

桂姐家必着了頭看西門出院恐往吳銀兒家去。月兒亦必叫鄭春迨西門到家兩上遙對蓋信此文與桂姐相犯。蓋月姐亦恐到銀兒家也。

桂姐為月娘之女月下桂也。今月兒奪桂兒之寵引林氏之媒明言桂已飄零。月非秋月。蓋雪後之明蟾獨照空林。大是淒切之情。

玳安兒蝶使也。于蝴蝶巷一映山于此處訪蜂媒又一映出也。

第六十八回

應伯爵戲啣玉臂 玳安兒密訪蜂媒

詞曰

鍾情太甚到老也無休歇。月露烟雲都是態。况與玉人明說。軟語叮嚀。柔情婉恣。鎔盡肝腸。鉄岐亭把盞水流花謝時節。



翠雲吟半

話說西門慶與李瓶兒燒紙畢歸潘金蓮房中歇了一夜到次日先是應伯爵家送喜麵來落後黃四領他小舅子孫文相宰了一口猪一場酒兩隻燒鷺兩隻燒雞兩盒菓子來與西門慶盪頭西門慶再三不受黃四打旋磨兒跪着說蒙老爹活命之恩舉家感激不淺無甚孝順些微薄礼與老爹賞入如何不受推阻了半日西門慶止受猪酒留下送你錢老爹罷黃四道既是如此難為小

人一點窮心無處所盡只得把菓菓拾回去又請問老爹几時聞暇小人問了應二叔裡邊請老爹坐意為此西門慶道你休听

他哄你哩又費煩你不如不央我了那黃四和他小舅子于恩萬謝出門去了到十一月初一日西門慶往衙門中回來又往李知

縣衙內吃酒去月娘獨自一人素粧打扮細坐轎子往喬大戶家

與長姐做生日都不在家到後晌有庵裡薛姑子聽見月娘許下

他初五日念經拜血盆懺于是悄悄瞞着王姑子買了兩盒礼物

來見月娘月娘不在家李嬌兒盃玉樓留他吃茶說大如七往喬

親家做生日去了你須等他來他还和你說話哩那薛姑子就坐

住了潘金蓮思想着玉簫告他說必用玉簫月娘吃了他的符水藥絕

坐了胎氣又見西門慶把奶子要子恐怕一時奶子養出孩子來

撻奪了他寵愛是瓶兒後身于是把薛姑子叫到前邊他房裡悄悄央

薛姑子與他一兩銀子替他配坐胎氣符藥不在話下到晚夕等

的月娘回家留他住了一夜次日問西門慶討了五兩銀子經錢

寫法與他這薛姑子就瞞着王姑子大師父飛到初五日早請了



八衆女僧在花園捲棚內建立道場誦華嚴金剛經咒禮拜血盆寶懺晚夕設放焰口施食那日請了吳大姑子花大嫂并官客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吃齋尼僧也不動响器只敲木魚擊手磬念經而已那日伯爵領了黃四家人具帖初七日在院中鄭愛月兒家置酒請西門慶西門慶看了帖兒笑道我初七日不得閒張西村家吃生日酒倒是明日空閒問還有誰伯爵道再没人只請了我與李三相陪哥又叫了四个女兒唱西廂記西門慶分付與黃四家人齋吃了打發回去改了初六伯爵便問黃四那日買了分甚麼禮來謝你西門慶如此這般我不受他的再三磕頭禮拜我只受了猪酒添了兩疋白鷓紵絲兩疋京段五十兩銀子謝了龍野錢公了伯爵道哥你不接錢儘勾了這個是他落得的少說

四疋尺頭值三十兩銀子那二十兩那里尋這分上去便益了他

救了他父子二人性命當日坐至晚夕方散西門慶向伯爵說你

明日還到這邊伯爵說我知道作別去了八衆尼僧直亂到一更

多方纏道場圓滿焚燒箱庫散了至次日西門慶早往衙門中去

了且說王姑子打聽得知大清早晨走來說薛姑子攬了經去要

經錢妙甚明点月娘怪他道你怎的昨日不來他說你往王皇親

家做生日去了王姑子道這不就是薛家老淫婦的鬼是多他對

着我說咱家挪了日子是詐語戒到初六念經難道經錢他都拿的去

了一些兒不留下月娘道還等到這咱哩未曾念經經錢寫法就

都我與他了早是我還與你留下一疋攬錢市在此教小玉連忙

擺了些昨日剩下的齋食與他吃了把與他一疋藍布這王姑子



口裡喃七吶七罵道這老淫婦他印造經賺了六娘許多銀子原說這個經兒咱兩個使你又獨自掉攬的去了寫惡尼正月娘道

老薛說你接了六娘血盆經五兩銀子你怎的不替他念寫月娘王姑子道他老人家五七時我在家請了四位師父念了半個

月哩月娘道你念了怎的貴口兒不對我題你就對我說我還送

些襯施兒與你那王姑子便一声兒不言語訕訕的坐了一回往

薛姑子家嚷去了現此知月娘非真好佛乃明知其假而資為燒

香安胎諸奸計請教地耳婦人中真有此等權

詐奸正是

佛會僧尼是一家

法輪常轉度龍華

此物只好供生育

枉使金刀剪落花

却說西門慶從衙門中回來吃了飯應伯爵又早到了盛的新段

帽沉香色梳褶粉底皂靴觀山黃向西門慶告喏說這天也有晌

午好去了他那裡使人邀了好几遍了西門慶道咱今邀葵軒同

走七去使王經往對過請你溫師父來王經去不多時回說溫師

父不在家望朋友去了此為明伯爵便說咱等不的他秀才家有

要沒緊望朋友知多咱來倒沒的快了勾當西門慶分付琴童備

黃馬與應二爹騎伯爵道我不騎你依我省的搖鈴打鼓為下我

先走一步兒你坐轎子慢七來就是了西門慶道你說的是你先

行罷那伯爵舉手先走了西門慶分付玳安琴童四個排軍收拾

下暖轎跟隨待出門忽平安兒慌七張七從外拿着雙帖兒來

報說工部安老爹來拜此等章法又先差了个吏送帖兒後邊轎

子便來也慌的西門慶分付家中厨下備飯使來與兒買攢盤點



心伺候良久安郎中來到西門慶冠冕出迎安郎中穿着粧花雲  
鷺補子員領起花萌金帶進門拜畢分賓主坐定左右拿茶上來  
茶罷敘其間瀾之情西門慶道老先生榮擢失賀心甚缺然前日  
蒙賜華札厚儀生正值喪事匆忙未及奉候起居爲歉安郎中道  
學生有失吊問罪心生到京也曾道達雲峰未知可有札到否  
如曲製西門慶道正是又承翟親家遠勞致賻安郎中道四泉已  
盤中定今歲恭喜又爲引西門慶道在下才微任小豈敢非望又說老  
先生榮擢美差足展雄才治河之功天下所仰安郎中道蒙四泉  
過譽一介寒儒辱蔡老先生抬舉口謬與水利修理河道當此  
民窮財盡之時前者皇船載運花石折開折擱所過倒懸公私困  
弊之極繳黃又兼賊盜梗阻又入一雖有神輸鬼役之才亦無如

之何矣

此等情節誤國之吏何嘗不知但以此爲口頭

西門慶道

老先生大才展布不日就緒必大陞擢矣因問老先生教書上有  
期限否安郎中道三年欽限河工完畢聖上還要差官來祭謝河  
神說話中間西門慶令放桌兒安郎中道孝生實說還要往黃泰  
字那里拜七去西門慶道既如此少坐片時教從者吃些點心不  
一時就是春盛案酒一色十六碗下飯金鍾暖酒斟來下人俱有  
攢盤點心酒肉安郎中席間只吃了三鍾就告辭起身說孝生容  
日再來請教西門慶欸留不住送至大門首上轎而去回到所上  
解去冠帶換了巾幘止穿紫絨獅補直身使人問溫師父來了不  
曾玳安回說溫師父尙未回哩情節甚有鄭春和黃四叔家來定兒  
來邀在這里半日了西門慶卽出門上轎左右跟隨逕往鄭爰月





兒家來比及進院門架兒們都躲過一邊先伏只該比排長兩邊  
 站立不敢跪接妙寫得深淺俱出梳鄭春與來定兒先通報去了  
 應伯爵正和李三打双陸先插入又聽見西門慶來連忙收拾不  
 及鄭愛月兒愛香兒映安郎中戴着海獺臥兔兒一窩絲杭州續打扮的花  
 仙也似都出來門首迎接西門慶下了轎進入客位內西門慶分  
 付不消吹打止住鼓樂細寫出私心先是李三黃四見畢禮數然後鄭  
 家搗子出來拜見了遙對李三媽說笑等情總是愛月兒姊妹兩個磕頭正  
 面安放兩張交椅西門慶與應伯爵坐下李智黃四與鄭家姊妹  
 打橫玳安在傍稟問轎子在這里回了家去西門慶令排軍和轎  
 子都回去又分付琴童到家看你溫師父來了拿黃馬接了來琴  
 童應諾去了伯爵因問哥怎的這半日纔來西門慶悉把安郎中

來拜留飲之事說了一遍須臾鄭春早上茶來愛香兒捧了一盞  
 遞與伯爵愛月兒遞與西門慶那伯爵連忙用手去接說我錯接  
 只說你遞與我來白描都為月兒起花愛月兒道我遞與你沒修這樣福來  
 伯爵道你看這小淫婦兒原來只認的他家漢子倒把客人不着  
 在意裡愛月兒笑道今日輪不着你做客人哩吃畢茶須臾四個  
 唱西廂妓女都出來與西門慶磕頭一一問了姓名西門慶對黃  
 四說等在回上來唱只打鼓兒不吹打罷黃四道小人知道搗子  
 怕西門慶冷又教鄭春放下暖簾來火盆內添上許多獸炭只見  
 几个青衣圓社所見西門慶在鄭家吃酒走來門首伺候探頭舒  
 腦不敢進去有認得玳安的向玳安打恭央及作成作成又與梳  
 時踢行玳安悄七進來替他稟問被西門慶喝了一声說龍梳姐的眾人  
 第一高書 六十八回 七



一溜烟走了。與桂姐兩七相映却是不被。一時收拾菓品案酒上來，正面放兩張桌席，西門慶獨自一席，伯爵與溫秀才一席，留下溫秀才坐在左首傍邊一席，李三和黃四右邊是他姊妹二人，端的簞堆異品，花插金瓶，鄭春在傍彈唱，總遍酒安席坐下，只見溫秀才到了，頭戴過橋巾，身穿綠雲襖，伏後意，進門作揖，四字妙絕不發一，伯爵道：「老先生何來遲也，留席久矣。」溫秀才道：「學生有罪，不知老先生呼喚，適往敝同窓處會書來遲了一步。」隱七說出一書字，慌的黃四一面安放鍾筭，與伯爵一處坐下，不一時湯飯上來，兩個小俊兒彈唱一回，下去四個妓女絕上來唱了一摺遊藝，中原只見玳安來說，後邊銀姨那裡使了吳會和蠟梅送茶來了。總是遙對梳籠桂姐看，在原來吳銀兒就在鄭家後



邊住止，隔一條巷，聽見西門慶在這裡吃酒，故使送茶。西門慶喚入裡面，吳惠蠟梅盪了頭，說銀姐使我送茶來，多吃揭開盒兒，斟茶上去，每人一盞瓜仁香茶。西門慶道：「銀姐在家做甚麼哩？」蠟梅道：「姐兒今日在家沒出門。」西門慶吃了茶，賞了他兩個三錢銀子，卽令玳安同吳惠你快請銀姨去，鄭愛月兒急俐便就教鄭春你也跟了去，好友纏了銀姨來，他若不來，你就說我到明日就不和他做夥計了。活寫月兒伶俐便有一應伯爵道：「我倒好笑，你兩個原來是販棊的夥計，趣道固亦當合本矣。」溫秀才道：「兩老好不近人情，自古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西門與十弟是同聲同氣也，同他做夥計亦是理之當然。愛月兒道：「應花子你與鄭春他們都是夥計，當差供唱都在一處。」亦然也西門伯爵道



傻孩子我是老王八那咱和你媽相交你還在肚子裡說笑中間  
妓女又上來唱了一套半萬賊兵西門慶叫上唱鶯心的韓家女  
兒近前問你是韓家誰的女兒愛香兒說爹你不認的他是韓金  
釧侄女兒小名消愁兒今年纔十三歲西門慶道這孩子到明日  
成個好婦人兒舉止伶俐又唱的好又爲隔花一戲因令他上席遞酒  
黃四下湯下飯極盡殷勤不一時吳銀兒來到頭上戴着白縐紗  
髮髻珠子箍兒翠雲鈿兒周圍撒一溜小簪兒上穿白綾對衿袂  
兒粧花眉子下着紗綠潞紬裙羊皮金滾邊脚上黑青素段鞋兒  
一路粧梳笑嚶嚶進門向西門慶磕了頭後頭溫秀才等各位都  
寫了萬福伯爵道我倒好笑來到就教我惹氣俺每是後娘養的  
只認的你爹與他磕頭望着俺每只一拜原來你這麗春院小娘

兒這等欺客我若有五棍兒衙門定不饒你與接茶是愛月兒叫  
應花子好沒羞的孩兒你行頭不怎麼光一味好撒一面安座兒

讓銀姐就在西門慶桌邊坐下西門慶見他戴着白髮髻問你戴  
的誰人孝吳銀兒道爹故意又問個兒與娘戴孝一向了銀瓶如

假母女應如此西門慶一聞與李瓶兒戴孝不覺滿心欢喜與他側席面  
坐兩個說話須臾湯飯上來愛月兒下來與他遞酒吳銀兒下席

說我还未見鄭媽哩細一面走到鴉子房內見了札出來鴉子叫  
月姐讓銀姐坐只怕冷教了頭燒个火籠來與銀姐烤手兒映雪

隨即添換熱茶上來吳銀兒在傍只吃了半個點心呵了兩口湯  
放下筋兒和西門慶攀話道娘前日斷七念經來西門慶道五七

多謝你每茶吳銀兒道那日俺每送了此粗茶倒教爹把人情問



了又多謝重礼教媽惶恐的娶不的昨日娘断七我會下月姐和  
桂姐也要送茶來又不知宅內念經不念僧西門慶道断七那  
日胡乱請了几位女僧在家拜了拜懺親眷一個都沒請恐怕費  
煩飲酒說話之間吳銀兒又問家中大娘衆娘每都好西門慶道  
都好吳銀兒道爹在沒了娘到房裡孤兒的心中也不想麼点明  
是瓶兒語比桂西門慶道想是不消說前日在書房中白日夢見  
他哭的我要不的吳銀兒道熱突上沒了可知想哩伯爵道你每  
說的知情話把俺每只顧早着不說來遞鍾酒也唱個兒與俺听  
俺每起身去罷一路如慌的李三黃四連忙攙撥他姐兒兩個上  
來遞酒安下樂器吳銀兒也上來三个粉頭一般兒坐在席上躡  
着火盆合着声兒唱了套中呂粉蝶兒三弄梅花端的有裂石流



雲之响唱畢西門慶向伯爵說你索落他姐兒三个唱你也下來  
酌他一杯酒伯爵道不打緊死不了人等我打發他仰靠着直舒  
着側臥着金雞獨立隨我受用又一件野馬跳場野狐抽絲猿猴  
猷菓黃狗溺尿仙人指路哥隨他揀着要一部淫情此處愛香道  
我不好罵出來的淫邪了你這賊花子胡說乱道的應伯爵用酒  
碟安三个鍾兒說我兒你每在我手裡吃兩鍾不吃望身上只一  
潑又是愛香道我今日忌酒愛月兒道你跪着月姨教我打个  
嘴巴兒我總吃亦與桂伯爵道銀姐你怎的說吳銀兒道二爹我  
今日心裡不自在吃半盞兒罷是銀愛月兒道花子你不跪我一  
百年也不吃寫月兒與黃四道二叔你不跪顯的不是趣人也罷  
跪着不打罷與隔花一戲愛月兒道跪了也不打多只教我打兩



个嘴巴兒罷伯爵道温老先生又照管秀才你看着怪小淫婦兒只顧  
 趕盡殺絕，于是奈何不過真個直撇兒跪在地下那愛月兒輕輕搯  
 彩袖，款露春纖，罵道賊花子再可敢無禮傷犯月姨了，高声兒答  
 應你不答應我也不吃伯爵無法可處只得應声道再不敢傷犯  
 月姨了這愛月兒方連打了兩個嘴巴方纔吃那鍾酒極力寫月兒却是爲  
上文與諸妓伯爵起來道好个沒仁義的小淫婦兒你也剩一口  
調笑一總結兒我吃把一鍾酒都吃的淨兒的愛月兒道你跪下等我賞你  
 一鍾吃于是滿滿斟上一杯笑望伯爵口裏只一灌伯爵未及反  
 伯爵道怪小淫婦兒使促恰灌撒了我一身我老實說只這件衣  
 服新穿了幾頭一日兒就污濁了我的我問你家漢子要点出新  
細笑了一回各歸席上坐定看七天晚堂燭上來西門慶分付取



个散盆來先讓温秀才秀才道豈有此理，還從老先生來于是西  
 門慶與銀兒用十二个散兒，搶紅下边四个妓女拿着樂器彈唱，  
 飲過一巡吳銀兒却轉過來與温秀才伯爵搶紅，愛香兒却來西  
 門慶席上遞酒猜枚，須臾過去愛月兒近前與西門慶搶紅，吳銀  
 兒却往下席遞李三黃四酒一路穿插飲酒，原來愛月兒旋往房  
 中新梳打扮出來，上着烟裡火迴紋錦對衿，揆兒鴛黃杭絹點翠  
 綾金梯花膝褲，大紅鳳嘴鞋兒，燈下海獺臥兒兒，越顯的粉濃  
 七雪白的臉兒，真是

芳姿麗質更妖嬈  
 秋水精神瑞雪標

白玉生香花解語  
 千金良夜實難消

西門慶見了如何不愛，吃了幾鍾酒半酣上來，因想着李瓶兒夢



中之言少貪在外夜飲蘇洞水一面起身後邊淨手，慌的搗子連忙叫了鬢涼燈，引到後邊解手出來。愛月隨即跟來伺候，寫出盆中淨手畢，拉着他手兒，同到房中。房中又早月窗半啓，銀燭高烧，氣暖如春，蘭麝馥郁，於是脫了上蓋，止穿白綾道袍，兩個在床上，腿壓腿兒，做一處。先是愛月兒問爹今日不家去罷了。西門慶道：我還去。今日一者銀兒在這里不好意思，二者我居着官，今年考察在邇，恐惹是非，只是白口來和你坐罷了。又瓶兒又說前日多謝你泡螺兒，你送了去，倒惹的我心酸了半日。當初止有過世六娘，他會揀他死了家中，再有誰會揀他。凡三點出愛月道：揀他不难，只是要拿的着。禁節兒便好，那瓜仁都是我口裡一個七兒磕的。說應花子倒搗了好些，吃了。西門慶道：你問那訕臉花子，兩把

搗去，喃了好些，只剩下沒多我吃了。所為痴心做愛月兒道：倒便益了賊花子，恰好只孝順了他，又說多謝爹的衣梅，媽看見吃了

一個兒，歡喜的要不的，他要便痰火發了，晚夕咳嗽，半夜把人聒死了。常時口乾得恁一個，在口裡噙着他，倒生好些津液，我和俺姐七吃了沒多，幾個兒連確兒，他老人家都收在房內，早晚吃，誰敢動他。一絲西門慶道：不打緊，我明日使小廝再送一確來，你吃

愛月又問爹連日會桂姐沒有。入桂姐西門慶道：自從孝堂內，到如今誰見他來。愛月兒道：六娘五七，他也送茶去來。西門慶道：他家使李銘送去來。愛月道：我有句話兒，只放在爹心裡。西門慶問

甚麼話。那愛月又想了想，說我不說罷。浸潤之譜若說了，顯的姐妹每恰似我背地說他一般，不好意思的。西門慶一面按着他，脖

第一奇書 六十八回



子說道怪小油嘴兒甚麼話說與我不顯出你來就是了兩個正  
說得人港猛然應伯爵入來大叫一聲你兩個好人兒撒了俺每  
走在這里說梯已話兒映山洞愛月兒道噫好個不得人意怪訕  
臉花子猛可走來諛了人恁一跳西門慶罵怪狗才前邊去罷丟  
的葵軒和銀姐在那裡都往後頭來了這伯爵一屁股坐在床上  
說你拿肱膊來我且咬口兒我絕去青你兩個在這裡儘着合搗  
只是不繇分說向愛月兒袖口邊勒出那響響脂雪白的手腕兒  
來誇道我兒你這兩隻手兒天生下就是發鬢髮的行貨子愛月  
兒道怪攬刀子的我不好罵出來被伯爵拉過來咬了一口走了  
與山洞一咬得老婆怪叫白描罵怪花子平白進來鬼混人死了便  
叫桃花兒你看他出去了把衙道子門關上愛月便把李桂姐如



今又和王三官兒好一節說與西門慶怎的有孫寡嘴祝麻子小  
張閑架兒子寬聶鉞兒踢行頭白回子向三子逐標着在他家行  
走如今丟開齊香兒又和秦家玉芝兒打熟兩下裡使錢使沒了  
將皮襖當了三十兩銀子点皮拿着他娘子兒一副金鐲子放在  
李桂姐家算了一個月歇錢西門慶听了口中罵道這小淫婦兒  
我恁分付你和這小廝纏他不听还对着我賭身發咒恰好只哄  
着我愛月兒道爹也沒要惱我說與爹個門路兒管情教王三官  
打了嘴替爹出氣西門慶把他接在懷裏說道我的兒有甚門路  
兒說與我知道愛月兒道我說與爹休教一人知道就是應花子  
也休对他題只怕走了風銀瓶始映以月桂爭風却又不在月  
為月娘西門慶道你告我說我傻了肯教人知道鄭愛月道王三  
留身分



官娘林太七今年不上四十歲生的好不嬌樣描眉畫眼打扮的狐狸也似他兒子鎮日在院裏他專在家只尋外遇假托在姑丈巷裡打齋但去就在說媒的文嫂兒家落脚文嫂兒單管與他做牽頭只說好風月我說與爹到明日遇他遇見也不難又一個巧宗兒王三官娘子兒今纔十九歲是東京六黃太尉姪女兒上畫般標致衣陸棋子都會三官常不在家他如同守寡一般好不氣生氣死爲他也上了兩三遭吊救下來了爹難得先刮刺上了他娘不愁媳婦兒不是你的遂及于此月姐西門之惡無論如王三官豈不殆哉當下被他一席話兒說的西門慶心邪意亂捧着粉頭說我的親七你怎的曉的就裡愛月兒就不說常在他家唱只說我一個熟人兒如此這般和他娘在某處會過一面也是文嫂兒說合西門慶問那人是誰

誰莫不是大街坊張大戶姪兒張二官兒順手愛月兒道那張德兒好合的貨麻着個臉彈子密縫兩個眼可不何碎殺我罷了

只好將家百家奴兒接他寫出急伶俐一個月兒來桂姐常瞞銀子供唱時一見挫于桂姐即百兒認女矣而銀兒終不能奈何他月兒計以被之月兒亦有心人哉西門慶道我猜不着端的是誰愛月兒道教爹得知了罷原是梳籠我的一个南人他一年來此債買賣兩遭正經他在裏邊歇不的一兩夜倒只在外邊常和人家偷猫遮狗幹此勾當西門慶听了見粉頭所事合着他的板眼亦發歡喜說道兒你既貼恋我心我每月送三十兩銀子與你媽盤纏也不消接人了

我遇間就來愛月兒道爹你若有我心時甚麼二十兩二十兩隨着掠几兩銀子與媽我自恁懶待留人只是伺候爹罷了西門慶道甚麼話我決然送三十兩銀子來說畢與梳



結一兩個上牀交歡牀上鋪的被褥約一尺高愛月道爹脫衣裳不脫西門慶道咱連衣服要上罷只怕他們前邊等咱一面扯過枕頭來粉頭解去下衣仰臥枕畔西門慶把他兩隻小小金蓮扛在肩上解開藍綾褲子那話使上托子但見花心輕折柳腰款擺正是

花嫩不禁柔

春風卒未休

花心猶未足

脉上情無極

低七喚粉郎

春宵樂未央

兩個交歡良久至精欲洩之際西門慶幹的氣喘吁吁粉頭嬌聲不絕髮雲拖枕滿口只教親達上慢着些兒少頃樂極情濃一泄如注雲收雨散各整衣理容淨了手同携手來到席上吳銀兒和

愛香兒正與蔡軒伯爵擲色猜枚觥籌交錯要在熱鬧處眾人見西門慶進入俱立起身來請坐伯爵道你也下般的把俺每丟在這里你經出來拿酒見且扶上頭着西門慶道俺每說句話兒有甚閒勾當伯爵道好話你兩個原來說梯已話兒當下伯爵拿大鍾斟上暖酒眾人陪西門慶吃四個妓女拿樂器彈唱玳安在傍說道轎子來了西門慶駑了个嘴兒與他那玳安連忙分付排軍打起燈籠外邊同候西門慶也不坐陪眾人執杯立飲分付四個妓女你再唱个一見嬌羞我听那韓愁消兒拿起琵琶來款放嬌声拿腔唱道

一見嬌羞兩意雲情兩意投我見他千嬌百媚萬種妖嬈一捻溫柔通書先把話兒勾傳情暗裏秋波頻記在心頭心頭未審



何時成就林太太出矣

唱了一个吳銀兒，透西門慶酒，鄭香兒便透伯爵，愛月兒奉溫秀才李智、黃四都斟上，四妓女又唱了一个吃畢，眾人又彼此交換，透了兩轉妓女，又唱了兩個唱畢，都飲過。一段文與上西門慶就起身，一面令玳安向書袋內取出大小十一包賞賜，來四個妓女，每人三錢，厨役賞了五錢，吳惠、鄭春、鄭奉，每人三錢，攬掇打茶的，每人二錢了，頭挑花兒也與了他三錢，俱盃頭謝了，黃四再三不肯放道：「應二叔你老人家說，天還早哩，老爹大坐也，也盡小人之情，如何就要起身？」我的月姨，每也留也兒，愛月兒道：「我留他，我自不肯坐。」西門慶道：「你每不知我明日還有事，一面向黃四作揖道：『生愛打攬黃四道：』惶恐沒的請老爹來受飯，又不肯久坐，還是



小人沒敬心，說着三個唱的，都磕頭，說道：『爹到家多頂上大娘和眾娘們，俺每閑了，會了銀姐，在宅內看七大娘去。』西門慶道：「你每閒了去坐上一日來，一面掌起燈籠。」西門慶下臺，祝鄭家搗子迎，着道：「萬福。」說道：「老爹大坐回兒，慌的就起身，嫌俺家東西不美口，還有一道采飯兒，未曾上哩。」網與李搗不回西門慶道：「勾了我明日還要起早衙門，中有勾當，應二哥他沒事，教他大坐回兒罷。」那伯爵就要跟着起來，被黃四使力攔住，說道：「我的二爺，你若去了，就沒起死了。」伯爵道：「不是你休攔我，你把溫老先生有本事留下，我就弄你好漢。」又是一等作法那溫秀才奪門就走，被黃家小廝來安兒攔腰抱，住西門慶到了大門首，因問琴童兒：「溫師父有頭口在這里沒有？」琴童道：「備了驢子在此。」書童兒看着哩。西門慶向溫秀才道：「既有



頭口也罷，老先兒你再陪應二哥坐七，我先去罷。于是都送出門來。那鄭月兒拉着西門慶手兒，悄七捏了一把，妙說道：我說的話，爹，你有心些，法不傳六耳。西門慶道：知道了。愛月又叫鄭春你送老爹到家。又對桂姐結文西門慶纏上轎去了。吳銀兒就在門首作辭了。眾人并鄭家姐兒兩個，吳惠打着燈回家去了。鄭月兒便叫銀姐兒了。那個流人兒好友休要說。言下便見月兒二分用心在桂姐吳銀兒道：我知道眾人同至席上，重添獸炭，再泛流霞，歌舞吹彈，歡樂飲宜，要了三更方散。黃四擺了這席酒，也與了他十兩銀子，不在話下。當日西門慶坐轎子，兩個排軍打着一逕出院門，打發鄭春回家。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夏提刑差蒼應的來請西門慶，早往衙門中審問賊情等事。直問到晌午來家，吃了飯，早是沈姨夫差大官沈

定拿帖兒送了個後生來，在段子舖煮飯，做火頭，名喚劉包。擗包秋光已老，眼見雪梅相姪無復，桂月爭輝矣。西門慶留下了，正在書房中拿帖兒與沈

定回家去了。只見玳安在傍邊站立。大書蝶使西門慶便問道：溫師父

昨日多咱來的？玳安道：小的舖子裡睡了好一回，只聽見畫童兒

打燈過門，那咱有二更時分，纔來了。今早問溫師父，倒沒酒應，三

爹醉了，唾了一地。月姨恐怕夜深了，使鄭春送了他家去了。西門

慶听了，哈七笑了。因叫過玳安，近前說道：舊時與你姐夫說媒的，

文嫂兒在那里？你尋了他來，對門房子裡，見我七和他說話。玳

安道：小的不認的文嫂兒家。等我問了姐夫去。必同敬濟為後日會春梅地西

門慶道：你問了他，快去。玳安走到舖子裡，問陳敬濟。敬濟道：問他

做甚麼？東大街一直往南去，過了同仁橋牌坊，轉過往東，打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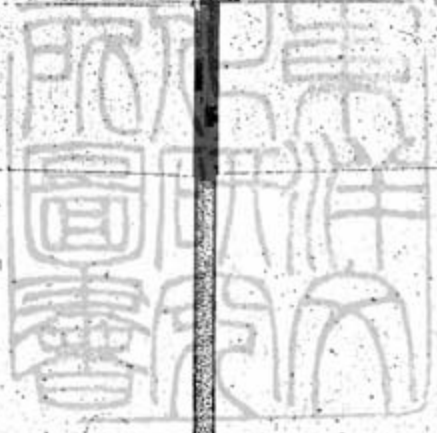


巷進去半中腰裡是蜂有個發放巡捕的所兒蜂對門有個石橋  
兒轉過石橋兒緊靠着個姑七菴兒榜邊有個小衙衙兒進小衙  
衙往西走第三家豆腐舖隔壁上坡兒有双扇紅對門兒的就是  
他家故意寫出許多你只叫文媽他就出來答應你玳安听了說  
道再沒有小烟匠跟着行香的走鎖碎一浪蕩你再說一遍我听  
只怕我忘了那陳敬濟又說了一遍玳安道好近路兒等我騎了  
馬去一面牽出大白馬來騎上打了一鞭那馬跑蹕跳躍一直去  
了出了東大街逕往南過同仁橋牌坊蘇王家巷進去果然中間  
有個巡捕所兒對門亦是座破石橋兒裡首半截紅牆是大悲巷  
兒往西小衙衙上坡挑着个豆腐牌兒門首只見一个媽七晒馬  
糞映清玳安在馬上就問老媽七這里有个說媒的文嫂兒那媽

媽道這隔壁對門兒就是玳安到他門首果然是兩扇紅對門兒  
連忙跳下馬來拿鞭兒敲着門叫道文嫂在家不在家見他兒子  
文繼開了門問道是那里來的玳安道我是縣門前提刑西門老  
爹家來請教文媽快去哩文繼所見是提刑西門大官府裡來的  
便讓家裡坐那玳安把馬拴住進入裡面見上面供養着利市紙  
有几个人在那里算進香帳哩半日拿了鍾茶出來說道俺媽不  
在了來家說了明日早去罷玳安道驢子見在家裡如何推不在  
側身逕往後走不料文嫂和他媳婦兒陪着几个道媽七子正吃  
茶躲不及被他看見了說道這个不是文嫂就回我不在家文嫂  
笑哈七與玳安道了个萬福說道哥七到家回聲我今日家裡  
會茶不知老爹呼喚我做甚麼我明日早去罷玳安道只分付我



來尋你誰知他做甚麼原來你在這咕溜搭刺兒裡住教我抓尋  
 了個小發昏文嫂兒道他老人家這幾年買使女說媒用花兒自  
 有老馮和薛嫂兒王媽媽子走跳將諸媒人一摠又稀罕俺每今  
 日忽刺八又冷鍋中豈兒爆我猜着你六娘沒了已定教我去替  
 他打所親事要補你六娘的窩兒玳安道我不知道你到那里俺  
 爹自有話和你說文嫂兒道既如此哥兒你畧坐兒等我打發  
 會茶人去了同你去罷玳安道俺爹在家緊等的火裡火發分付  
 了又分付教你快去哩和你說了話還要往府裡羅同知老爹家  
 吃酒去哩文嫂道也罷等我拿點心你吃了同你去玳安道不吃  
 罷文嫂因問你大姐生了孩兒沒有映前嫁玳安道還不曾見哩  
 文嫂一面打發玳安吃了點心穿上衣裳說道你騎馬先行一步



兒我慢走玳安道你老人家放着驢子怎不備上騎文嫂兒道  
 我那討個驢了來那驢子是隔壁蓋腐舖裡的借俺院兒裡喂  
 兒你就當我的玳安道我記的你老人家騎着匹驢兒來往那去  
 了文嫂兒道這咱哩那一年吊死人家了頭打官司把舊房兒也  
 賣了還說驢了哩玳安道房子到不打緊且留着那驢子和你早  
 晚做伴兒也罷了別罷了我見他常時落下來好個大鞭子蜂  
 相過固應文嫂哈七笑道怪猴子短壽命老娘還只當好話兒側  
 一番戲諷文嫂哈七笑道怪猴子短壽命老娘還只當好話兒側  
 着耳躲听幾年不見你也學的恁油嘴滑舌的到明日還教我尋  
 親事哩玳安道我的馬走的快你步行赤道挨磨到多咱晚不惹  
 的爹說你也上馬咱兩個叠騎着罷人總文嫂兒道怪小短命兒  
 我又不是你影射的街上人看着怪刺兒的玳安道再不你借豈



腐舖裡馱子騎了去。到那里等我打發他錢。就是了。文嫂兒道：這  
還是話。媒人生法。一面教文嫂將馱子備了，帶上眼紗，騎上玳安  
與他同行，逕往西門慶宅中來。正是

欲向深閨求艷質

全憑紅葉是良媒

第六十九回

此回特與金蓮出身處說報應。則西門之因果，不問可知矣。  
天李桂兒，西門之表子也。乃王三官私之，其氣固不必言。今  
忽得一人指引，即無林氏已有差人拿訪之勢。况乎林氏爲  
之爲一舉而兩得乎。此西門一生快意事也。夫快意至此，其  
爲願已足，宜乎死期迫之矣。末技伯爵又爲十弟兄一描  
林太太之敗壞家風，乃一入門一對聯寫出之，真是一針見  
血之筆。

月兒寵而李桂姐疎，又遣與瓶兒金蓮相映。

林氏以告引誘三官之人爲由，以通西門。然則三官賣了，丹  
林氏又賣了子也。西門之假子自應此等人做。



西門通林氏使不先壓倒王三官則必不能再調且必不能  
林氏請過去西門請過來今看他止借林氏借話便一過入  
王三官求情則三官不折自倒而一任林氏與西門停眠整  
宿矣齊家必先修身信然  
末寫與桂姐疎淡却是月兒告西門引人林氏之本意西門  
在其局中矣

第六十九回

招宣府初調林太太

麗春院驚走王三官

詞曰

香烟裊羅幃錦帳風光好風光好金釵斜插鳳頭香  
恍疑身在蓬萊島邂逅相逢緣不少景開懷處

眉淡掃

右調憶秦娥

却說玳安同文嫂兒到家平安說爹在对門房子裡進去稟報西  
門慶正在書房中和溫秀才坐的見玳安隨即出來小客位內坐  
下玳安道文嫂兒叫了來在外邊伺候西門慶即令叫他進來那  
文嫂悄上掀開暖簾進入裡面向西門慶磕頭西門慶道文嫂許  
久不見你文嫂道小媳婦有西門慶道你如今搬在那里住了文  
嫂道小媳婦因不幸爲了場官司把舊時那房兒棄了如今搬在  
大南首王家巷住哩西門慶分付道起來說話那文嫂一面站立  
在傍邊西門慶令左右都出去那平安和畫童都躲在角門外伺  
候只玳安兒影在簾兒外邊听又大書西門慶因問你常在那几



家大人家走跳文嫂道就是大街皇親家守備府周爺家喬皇親  
 張二老爹夏老爹家都相熟說出許多却西門慶道你認的王昭  
 宣府裡不認的文嫂道是小媳婦定門主顧太太和三娘常照顧  
 我的花翠便連三西門慶道你既相好我有椿事兒央及你休要  
 阻了我向袖內取出五兩一定銀子與他悄和他說如此這般  
 你怎的尋個方兒把他太太吊在那里太太下從未連吊在  
 會他會兒我還謝你那文嫂听了哈笑道是誰對爹說來你老  
 人家怎的曉得來西門慶道常言人的各兒樹的影兒我怎得不  
 知道文嫂道若說起我這太太來今年屬猪三十五歲端的上等  
 婦人百伶百俐只好像三十歲的他雖是幹這營生木七有營生  
 有這營奇矣營生又好不幹的細密就是往那里去許多伴當跟隨送路兒來  
 生亦奇



送路兒去三老爹在外為人做人為人做人如此可嘆他怎在  
 人家落腳這個人傳的訛了倒是他家裡深宅大院一時三老爹  
 不在藏掖個兒去人不知鬼不覺倒還許若是小媳婦那裡窄門  
 窄戶敢招惹這個事就是爹賞的這銀子小媳婦也不敢領去寧  
 可領了爹言語對太太說就是了西門慶道你不敢便是推托我  
 就惱了事成我還另外賞幾個綉緞你穿文嫂道愁你老人家沒  
 有也怎的上人着眼觀就是福星臨磕了個頭把銀子接了說道  
 待小媳婦悄對太太說來回你老人家西門慶道你當件事幹  
 妙我這裡等着你來時只在這裡來就是了我不使小厮去了文  
 嫂道我知道不在明日只在後日隨早隨晚討了示下就來了一  
 面走出來玳安道文嫂隨你罷了我只要你一兩銀子也是我叫



你一場。你休要獨吟。文嫂道：「獼猴兒隔牆掠篩箕，還不知仰着合着哩。」一繳于是出門騎上馱子，他兒子籠着，一直去了。西門慶和溫秀才坐了一回，良久夏提刑來，就冠冕着同往府裡。羅同知名喚羅萬象，那裡吃酒去了。直到掌灯已後纔來家。且說文嫂兒拿着西門慶五兩銀子到家，歡喜無盡。打發會茶人散了。細至後晌時分，走到王宣府宅裡，見了林太太，道了萬福。林氏便道：「你怎的這兩日不來看我？」文嫂便把家中會茶趕臘月要往頂上進香一節，告訴林氏。以此人利口可畏林氏道：「你兒子去，你不去罷了。」文嫂道：「我如何得去？」只教文緩帶進香去罷了。林氏道：「等臨期，我送些盤纏與你。」文嫂便道：「多謝太太布施。」說畢，林氏叫他近前烤火，丫鬟拿茶來吃了。這文嫂一面吃了茶，問道：「三爹不在家了？」林氏道：

他又有兩夜沒回家，只在裡邊歇哩。逐日搭着這夥人，只眠在臥榻，把花枝般媳婦兒去在房裡，通不顧如何是好。文嫂又問三娘怎的不見林氏，道：「他還在房裡，未出來哩。」這文嫂見無人，便說道：「不打緊，太太寬心，小媳婦有個門路兒，管教打散了這夥人，三爹收心也再不進院去了。」漸說太太容小媳婦便敢說，不容便不敢說。林氏道：「你說的話兒，那道兒我不依你來。」補出你有話只顧說不妨。這文嫂方說道：「縣門前西門太老爹如今見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戶家中放官吏債，關四五處舖面，段子舖、生藥舖、綉綉舖、絨線舖，外邊江湖又走標船揚州興販，塩引東平府上納香蠟，夥計主管約有數十。東京蔡太師是他乾爺，朱太尉是他衛主，翟管家是他親家，巡撫巡按都與他相交，知府知縣是不消說。家中



田連阡陌米爛成倉。此處將西門財勢一總 身边除了大娘子乃是清河左衛吳千戶之女填房與他爲繼室只成房頭穿袍兒的也有五六個以下歌兒舞女得寵侍妾不下數十端的朝七寒食夜七元宵今老爹不上三十一二年紀正是當年漢子大身材一表人物也曾吃菓養龜慣弄風情。又將色字一總 雙陸象棋無所不通蹴鞠打球無所不曉諸子百家折白道字眼見就會端的擊玉敲金百伶百俐聞知咱家乃世代簪纓人家相基并淺。馬盡 又見三爹在武孝肄業也要來相交只是不曾會過不可來的昨日聞知太太貴誕在途又四海納賢。藉 他一心要來與太太拜壽小媳婦便道初會怎好驟然請見的待小的達知老太太討個示下來請老爹相見今老太太不但結識他來往相交只央免他把這于人斷開。須玷辱

不了咱家門戶。反說 林氏被文嫂這篇話說的心中迷留模亂情

竇已開便向文嫂見計較道。計較 人生面不熟怎好遽然相見文

嫂道不打緊等我對老爹說只說太太先央免他要到提刑院遞

狀告引誘三爹這起人預先請老爹來私下先會一會此計有何

不可說得林氏心中大喜約定後日晚夕等候這文嫂討了婦人

示下歸家到次日飯時走來西門慶宅內西門慶正在對門書院

內坐的忽玳安報文嫂來了西門慶聽了即出小客位。左右放

下簾兒良久文嫂進入裡面盪了頭玳安知道就走出來了。走的

活是文嫂便把怎的說念林氏誇獎老爹人品家道怎樣結識官

府又怎的仗義疎財風流博浪說得他千肯萬肯約定明日晚間

三爹不在家上中設席等候假以說人情爲繇暗中相會西門慶



听了滿口歡喜，又令玳安拿了兩疋綉緞賞他。文嫂道：「爹，明日要去休要早了，直到掌灯，街上人靜時，打他後門首扁食巷中。」一他後門，後門有個住房的，段媽也。斷林入路之處，故用段媽也。我在他家。等着爹只使大官兒彈門，我就出來引爹入港，休令左近人知道。西門慶道：「我知道，你明日先去，不可離寸地，我也依期而至。」說畢，文嫂拜辭出門，又回林氏話去了。寫出西門慶那日歸李嬌兒房中宿歇，一宿無話。已不到次日，培養着精神，午間戴着白忠靖巾，便同應伯爵騎馬往謝希大家吃生日酒，叫了兩個唱的，西門慶吃了几杯酒，約掌灯上來，就逃席走出來了，騎上馬，玳安琴童兩個小厮跟隨。那時約十九日，月色朦朧。有月兒在然則月兒益十，九日之月上，遲而落遠也。帶着眼紗，繚大街抹過，逕穿到扁食巷，王昭宣府後門來。那時纔



上灯一回，街上人初靜之後，西門慶離他後門半舍，把馬勒住。後三令玳安先彈段媽七家門，原來這媽七就住着王昭宣家後房，也是文嫂舉薦，早晚看守後門。後門關門閉戶，但有入港，在他家落腳做窩，文嫂在他屋裡，聽見彈門，連忙開門，見西門慶來，了一面在後門裡。後門等的西門慶下了馬，除去眼紗兒，引進來，分付琴童牽了馬，往對門人家。又插西首房檐下，那裡等候玳安，便在段媽七屋裡存身。細一路寫得這文嫂一面請西門慶入來，便把後門關了。後門上了拴，蘇夾道進內，道轉過一層羣房，羣房就是太太住的五間正房，傍邊一座，便門閉着。便門却是三這文嫂輕敲七門環，見原來有個所頭，少頃見一丫鬟出來，開了双扉，文嫂導引西門慶到後堂，掀開簾櫳，只見裡面灯燭荧煌，正面供養



着他祖爺太原節度頌陽郡王王景崇的影身圖，穿着大紅團袖蟒衣，玉帶虎皮交椅，坐着觀看兵書。有若關王之像，只是髻髻短些。一可憐印門朱紅匾上，寫着節義堂三字。二筆兩壁隸書一聯，傳家節操同松竹。此祖宗之心，如報國勲功，並斗山三筆，用三大筆，突兀寫來，令人不堪回首。西門慶正觀看之間，只听得門簾上鈴兒响。細極是市井功勲。西門慶從裡拿出一盞茶來，與西門慶吃。西門慶便道：請老者景象。文嫂從裡拿出一盞茶來，與西門慶吃。西門慶道：請老爹且吃過茶，着剛纔真過太七知道了，不想林氏悄七從房門簾裡望外觀看。先看見西門慶身材凜七，一表人物，頭戴白段忠靖冠，又映貂鼠暖耳，身穿紫羊絨鶴襲，脚下粉底皂靴，就是個

富而多詐奸邪輩

厭善欺良酒色徒

林氏一見，滿心歡喜，因悄七叫過文嫂來問他戴的孝是誰的文嫂道：是他第六个娘子的孝。新近九月間沒了，不多些時，饒少殺家中如今還有一巴掌人兒，他老人家你看不出來，出籠兒的鶴鶉也是個快鬪的。這婆娘听了，越發歡喜無盡。文嫂催逼他出去，去婦人道：我羞答七，怎好出去請他進來見罷。進文嫂一面走出來，向西門慶說太七，請老爹房內拜見哩。于是忙掀門簾，西門慶進人房中，但見簾幙垂紅，毡瑜鋪地，麝蘭香，氣暖如春。綉榻則斗帳雲橫，錦屏則軒轅月映。寫房中不是西門家市并氣婦人頭上戴着金絲翠葉冠兒，身穿白綾寬袖襖兒，沉香色遍地金粧花段子，鶴襲大紅官錦寬闊裙子，老鶴白綾高底鞋兒，就是留綺閣中好色的嬌娘，深閨內施秘的菩薩，有詩為証：



雲濃脂膩黛痕長

蓮步輕移蘭麝香

醉後情深歸綉帳

始知太太不尋常

西門慶一見便躬身施禮說道請太七轉上孝生拜見林氏道大  
 人免禮罷西門慶不肯就側身磕下頭去拜兩拜婦人亦敘禮相  
 還拜畢西門慶正面椅子上坐了林氏就往下邊梳背炕沿斜僉  
 相陪文嫂又早把前邊儀門閉上了儀門再無一個僕人在後邊  
 三公子那边角門也關了角門關了一路寫一個小丫鬟名喚芙  
 蓉拿茶上來林氏陪西門慶吃了茶文嫂就在傍說道太七久聞  
 老爹執掌刑名敢使小媳婦請老爹來央煩庄事兒未知老爹可  
 依允不依開場未有央人情西門慶道不知老太太有甚事分付  
 林氏道却用林氏來內室央者不瞞大人說寒家雖世代做了這昭宣不幸夫主



去世年久家中無甚積蓄小兒年幼優養未曾考襲如今雖入武  
 孝肄業年久失孝外边有几个奸詐不良的人日遂引誘他在外  
 嫖飲把家事都失了几次欲待要往公門訴狀誠恐拋頭露面有  
 失先夫名節白說今日敢請大人至寒家訴其衷曲就如同遞狀  
 一般望乞大人千萬留情把這干人怎生處斷開了使小兒改過  
 自新專習功名以承先業實出大人再造之恩妾身感激不淺自  
 當重謝西門慶道老太太怎生這般說尊家乃世代簪纓先朝將  
 相令郎既入武孝正當努力功名承其祖武不意听信遊食所哄  
 留連花酒實出少年所為太七既分付孝生到衙門裡即時把這  
 干人處分懲治庶可杜絕將來這婦人所了連忙起身向西門慶  
 道了萬福說道容日妾身致謝大人西門慶道你我一家何出此



言一句說話之間彼此眉目顧盼留情不一時文嫂放桌兒擺上酒來西門慶故意辞道李生初來進謁倒不曾送禮來如何反承老太太盛情留坐林氏道不知大人下降沒作整備寒天聊具一杯水酒表意而已了鬟篩上酒來端的金盃斟美釀玉盞貯佳餚林氏起身捧酒西門慶亦下席道我當先奉老太太一杯文嫂兒在傍插口說道老爹不消避太七酒這十一月十五日是大七的生日那日送禮來與太七祝壽就是了別引入西門慶道呵呀早時你說今日是初九差六日我在下已定來與太七登堂拜壽林氏笑道豈敢動勞大人須與大盤大碗就是十六碗美味佳肴有傷邊銀燭高燈下邊金炉添火交杯一盞行令猜枚笑兩嘲雲酒為色胆看七飲至通漏已沉窓月倒影之際又映一雙竹葉穿心兩

个芳情已動文嫂已過一边連次呼酒不至西門慶見左右無人漸七促席而坐言頗涉邪把手握腕之際挨肩擦胸之間初時戲接粉項婦人只笑而不言然後歛唇反是婦西門慶則舌吐其口嗚啞有声笑語密切婦人於是自掩房門解衣鬆珮微開錦帳輕展綉衾鴛枕橫牀鳳香薰被相挨玉体抱接酥胸一路用錦昭宣原來西門慶知婦人好風月家中帶了淫器包在身边又服了梵僧藥婦人摸見他陽物甚大反是婦西門慶亦摸其牝戶彼此欢欣情興如大展猿臂不查蝶浪蜂狂蹁玉腿那个羞雲怯雨正是

縱橫慣使風流陣

那管牀頭墜玉釵

西門慶當下竭平生本領將婦人儘力盤桓了一場造孽者只留







纏至更深，天氣方纔精泄，婦人則髮亂釵橫，花憔柳困，四字兩人並頭交股，撥抱片時，起來穿衣，婦人欸別銀灯，開了房門，照鏡整容，呼了鬟，捧水淨手，復飲香醪，再勸美酌，三杯之後，西門慶告辭起身，婦人挽留不已，叮嚀頻囑，西門慶躬身領諾，謝擾不盡，相別出門，婦人送到角門首回去了。繳角文嫂先開後門，繳後呼喚玳安、琴童牽馬過來，騎上回家，街上已喝號提鈴，更深夜靜，但見一天霜氣，萬籟無聲，西門慶回家一宿無話。到次日，西門慶到衙門中，發放已畢，在後所叫過該地方節級緝捕，分付如此，這般王昭宣府裡三公子晉，有甚麼人勾引他，院中在何人家行走，即查訪出名字來，報我知道，因向夏提刑說，王三公子甚不孝好，昨日他母親再三央人來對我說，倒不關他兒子事，只被這手光棍勾引。

他合若不痛加懲治，將來引誘壞了人家子弟，夏提刑道：長官所見不錯，木偶必該治他，節級緝捕領了西門慶鈞語，當日即查訪出各人名姓來，打了事件，到後晌時分，來西門慶宅內呈遞揭帖，西門慶見上面有孫寡嘴、祝實念、小張間、聶鉞兒、向三、子寬、白回、子樂、婦是李桂姐、秦玉芝兒、西門慶取過筆來，把李桂姐、秦玉芝兒并老孫祝實念名字都抹了，分付這小張間等五個光棍，即與我拿了，明日早帶到衙門裡來，衆公人應諾下去。至晚，打听王三官衆人都在李桂姐家吃酒，踢行頭，可知上回都埋伏在房門首，深更時分，剛散出來，衆公人把小張間、聶鉞兒、子寬、白回、子三五人都拿了，孫寡嘴與祝實念扒李桂姐後房去了，王三官藏在李桂姐床底下，不敢出來，又是丁二官舊套桂姐一家說的捏兩把汗，更不



知是那裡的人，亂央入打听實信。王三官躲了一夜，不敢出來。李家搗子又恐怕東京下來拿人，到五更時分，攙掇李銘換了衣服，送王三官來家，節級緝捕把小張聞等拿在听事房，吊了一夜。到次日早晨，西門慶進衙門，與夏提刑陞所兩邊刑杖羅列，帶人上去。每人一夾二十大棍，打得皮開肉綻，鮮血逆流，响声震天，哀號慟地。西門慶囑付道：「我把你這起光棍，專一引誘人家子弟，在院飄風不守本分，本當重處。今姑從輕責，你這几下兒，再若犯在我手裡，定然枷號在院門首示衆，喝令左右叔下去。」衆人望外金命水命，走投無命。兩位官府發事畢，退所吃茶。夏提刑因說起昨日京中舍親崔中書那里書來，說衙門中考察本上去了，還未下來哩。夏龍溪一邊事，又在隱約之間。今日會了長官，咱倒好差人往懷慶府同僚。

林蒼峰那里特與杏菴一對又打听打听消息去他那里。臨京近西門慶道：「長官所見甚明，即喚走差的上來，分付與你五錢銀子，盤纏卽拿俺兩個拜帖，到懷慶府提刑林王戶老爹那里，打听京中考察本示下看，經歷司行下照會來，不會務要打听的，是來回報那人領了銀子拜帖，又到司房結束行裝，討了匹馬，長行去了。」

兩位官府纔起身回家，却說小張聞等從提刑院打出來，走在路上，各人思想，更不料今日受這場虧，是那裏業線互相埋怨。小張聞道：「莫不還是東京那里的消息？」曰：「回子道不是，若是那里消息，怎肯輕饒素放。常言說得好，乖不過唱的賊，不過銀匠能不過架兒。聶鉞兒一口就說道：『你每都不知道，只我猜得着。』此已定是西門官府和三官兒上氣，嗔請他表子，故拿俺每煞氣。正是龍圖虎」



傷苦了小獐，小張問道：「列位倒罷了，只是苦了我在下了孫寡嘴，祝麻子都跟着，只把俺每頂缸子寬道，你怎的說渾話？」他兩個是他的朋友，若拿來跪在地下，他在上面坐着，怎生相處？小張問道：「怎的？不拿老婆，聶鐵道兩個老婆都是他心上人，李家桂姐是他的表子，他肯拿來也休怪人，是俺每的晦氣，偏撞在這網裡，總夏老爹怎生不言語？只是他說話，這個就見出情弊來了。如今往李桂姐家尋王三官去，自爲他打了這一屁股瘡，來不成便罷了。就問他要几兩銀子盤纏，也不吃，家中老婆笑話，于是送八拘攔見李桂姐家門，關的鈇桶相似，啣開了半日，丫頭隔門問是誰，小張問道：「是俺每尋三官兒說話。」丫頭回說：「他從那日半夜就回家去了，不在這裡，無人在家中，不敢開門。」這眾人只得回來，到王昭

宣府內，逕入他客位裡坐下。王三官聽見眾人來尋他，說得躲在房裡不敢出來，半日使出小廝永定兒來說：「俺爹不在家了，衆人道：「好自在性兒，不在家了，往那里去了？」叫不將來于寬道：「寔和你說了罷，休推睡裡夢裡，剛纔提刑院打了俺每，押將出來，如今還要他正身見官去哩。」接起腿來，與永定兒教他進裡面去，說爲你打俺每有甚要緊，一個一個都倘在檯上，声疾叫喊，啣那王三官兒越發不敢出來，只叫娘怎麼樣兒，如何救我？」則可林氏道：「我女婿人家如何尋人情去救得？求了半日，見外邊衆人等得急了，要請老太七說話，那林氏又不去，只隔着屏風說道：「你每畧等他等，委的在庄上不在家了。」我這裡使小廝叫他去。」小張問道：「老太七快使人請他來。」這個癩子終要出膿，只顧膿着不是事，俺每爲他





連累打了這一頓，剛纔老爹分付押出俺，每來要他，他若不出來，大家都不得清淨，就弄的不好。了林氏所言，連忙使小廝拿出茶來，與眾人吃。王三官說的鬼也似，逼他娘尋人情。笑直到至急之處，林氏方纔說道：文嫂，他只認得提刑西門官府家，昔年曾與他女兒說媒，來在他宅中走的熟。王三官道：就認的西門提刑也罷，快使小廝請他來。林氏道：他自從你前番說了他使性，兒一向不來走動，怎好又請他？也不肯來。淫婦王三官道：好娘，如今事在至急，請他來，等我與他陪個禮兒，便了。林氏便使永定兒，悄上打後門出去，請了文嫂來。王三官再三央及他，一口一声只叫文媽，你認的提刑西門大官府，好歹說個人情救我。這文嫂故意做出許多喬張致來，說道：舊時雖故與他宅內大姑娘說媒，這几年誰

往他門上走，大人家深宅大院，不去纏他。王三官連忙跪下說道：文媽，你救我，上恩有重報，不敢有忘。那几个人在前邊，只要出官，怎去得？文媽只把眼看他娘，如他娘道也罷，你便替他說上罷了。文嫂道：我獨自個去不得，三叔你衣巾着，等我領你親自到西門老爹宅上，你自拜見，央免他，等我在傍再說官情。一天事就了了。王三官道：見今他眾人在前邊催逼甚急，只怕一時被他看見，怎了。文嫂道：有甚難處？勾當等我出去安撫他，再安排些酒肉點心，茶水哄他吃着，我悄上領你從後門出去幹事。回來，後門又出西門官家三官亦從此，他就便也不知道。這文嫂一面走出前所，向眾人拜了兩拜，說道：太公教我出來，多上稟列位哥哥，每本等三叔往庄上去了，不在家，使人請去了，便來也。你每畧坐，上兒吃打受罵。





連累了列位誰人不吃鹽米等三叔來教他知遇你們你們干差  
 萬差來人不差何屬大家只要箇了事上司差派不繇自己有了  
 三叔出來一天大事都了了衆人听了一齊道還是文媽見的多  
 你老人家早出來說恁何有南北的話兒俺每也不急的要不得  
 執殺法兒只回不在家莫不俺每自做出來的事你怎帶累俺每  
 吃官棒上司要你假推不在家吃酒吃肉教人替你不成卿等正  
酒肉惹文媽你是曉道理的你出來俺每還透个路兒與你破些  
出禍來東西兒尋个分上兒說上大家了事你不出來見俺每這事情也  
 要消繳一个緝捕問刑衙門平不答的就罷了文嫂兒道哥每說  
 的是你每畧坐七兒我对太太說安排些酒飯兒管待你每你每  
 來了這半日也餓了衆人都道还是我的文媽知人苦辣不瞞文

嫂說俺每從衙門裡打出來真湯兒也沒曾嚐着哩這文嫂走到  
 後边一力攬撥打了一錢銀子酒買了一錢銀子點心猪羊牛肉  
 各切幾大盤拿將出去一壁哄他衆人在前边大酒大肉吃着這  
 王三官儒巾青衣寫了揭帖文嫂領着帶上眼紗悄七從後門出  
 來後門步行迳往西門慶家來到了大門首平安兒認的文嫂說  
 道爹纔在廝上進去了文媽有甚話說文嫂遞與他拜帖說道哥  
 哥累你替他稟七去連忙問王三官要了一錢銀子遞與他那平  
 安兒方進去替他稟知西門慶西門慶見了手本拜帖上寫着眷  
 晚生王家頓首百拜一面先叫進文嫂回了回話然後纔開大廝  
 榻子門画使小廝請王三官進去西門慶頭戴忠靖巾便衣出來  
 迎接見王三衣巾進來故意說道文嫂怎不早說我藝衣在此便



第一回書  
令左右取我衣服來寫出矜慌的人之態的王三官向前攔住道尊伯尊便  
小侄敢來拜瀆豈敢動勞至所內王三官務請西門慶轉上行禮  
西門慶笑道此是舍下再三不肯西門慶居先拜下去王三官說  
道小姪有罪在身久仰欠拜西門慶道彼此少禮王三官因請西  
門慶受禮說道小姪人家老伯當得受禮以恕拜遲之罪務讓起  
來受了兩禮西門慶讓坐王三官又讓了一個然後挪座兒斜僉  
坐的少頃吃了茶王三官向西門慶說道小姪有一事不敢奉瀆  
尊嚴因向袖中取出揭帖遞上隨即離坐跪下被西門慶一手拉  
住說道賢契有甚話但說何害王三官就說小姪不才誠為得罪  
望乞老伯念先父武弁一派之臣寬恕小姪無知之罪完其廉恥  
免令出官則小姪垂死之日實再生之年也啣結圖報惶恐惶恐

西門慶展開揭帖上面有小張明等五人名字說道這起光棍我  
今日衙門裡已各重責發落饒恕了他怎的又央你去王三官道  
他說老伯衙門中責罰了他拊出他來還要小姪見官在家百般  
辱罵喧嚷索詐銀兩不得安生無處控訴特來老伯這裡請罪又  
把札帖遞上西門慶一見便道豈有此理這起光棍可惡我倒饒  
了他如何倒往那里去攬擾把札帖遞與王三官收了道賢契請  
回我且不留你坐如今就差人拿這起光棍去容日奉招王三官  
道豈敢蒙老伯不棄小姪容當叩謝千恩萬謝出門西門慶送至  
三門首說我褻衣不好送的画那王三官自出門還帶上眼紗小  
厮跟隨去了文嫂還討了西門慶話西門慶分付休要驚動他我  
這里差人拿去這文嫂同王三官暗七到家不想西門慶隨即差





了。一名節級四箇排軍走到王昭宣宅內那起人正在那裡飲酒喧鬧，被公人進去不辭分說，都拿了帶上鎖子，說得衆人面如土色。說道：王三官幹的好事，把俺每穩住在家，倒把鋤頭反弄俺每來了。那箇節級排軍罵道：你這廝還胡說當的甚麼？各人到老翁跟前哀告，討你那命是正經。小張闕道：大爺教道的是，可不一時都拿到西門慶宅門首門上排軍，并平安兒都張着手兒要錢，可纔替他稟衆人，不免脫下褶兒，并拿頭上簪圈下來，打發停當。方纔說進去半日，西門慶出來坐所，節級帶進去，跪在所前。西門慶罵道：我把你這起光棍，我倒將就了你，如何指稱我衙門往他家嚇詐去？竟說詐了多少錢？若不說，令左右拿拶子與我着是拶起來。當下只說了聲，那左右排軍登時拿了五六把新拶子來伺

候。小張闕等只顧叩頭哀告，道：小的每並沒嚇詐分文財物，只說衙門中打出來，對他說聲，他家拿出些酒食來，管待小的們。小的每並沒需索他的。西門慶道：你也不該往他家去，你這些光棍設騙良家子弟，白手要錢，深爲可恨。既不肯實供，都與我帶了衙門裡收監。明日嚴審，取供枷號示衆。七人一齊哀告，哭道：天官爺超生小的，每罷小的，再不敢上他門。纏擾了休說，枷號這一送到監裡去，冬寒時，月小的每都是死數。西門慶道：我把你這起光棍，饒出你去，都要洗心改過，務要生理，不許你挨坊靠院，引誘人家子弟，詐騙財物。再拿到衙門裡來，都活打死了。喝令叔出去，那衆人得了個性命，往外飛跑，正是

敲碎玉籠飛彩鳳

頓開金鎖走蛟龍



西門慶發了衆人去回至後房月娘問道這是那個王三官兒西  
門慶道此是王昭宣府中三公子前日李桂兒爲這場事就是他  
今日賊小淫婦兒不改又和他纏每月三十兩銀子教他包着噴  
道一向只哄着我心事情然而來不想有個底脚裏人兒又告我說教我  
差幹事的拏了這千人到衙門裏都來打了不想這千人又到他  
家裡嚷賴指望要詐他几兩銀子只說衙門中要他上從沒見官  
慌了央文嫂兒拿五十兩札帖來求我說人情我剛纔把那起人  
又拿了來扎發了一頓替他杜絕了人家倒運偏生這樣不肯子  
弟出來作者做林氏你家祖父何等根基又做昭宣你又見入武  
學放着那各兒不幹家中弄着花枝般媳婦兒不去理論卿如何  
審幹二說愛白日黑夜只跟着這夥光棍在院裏嫖今年不上  
姐一樣湯空



二十歲年小小兒的通不成器月娘道你乳老鴉笑話猶兒足原  
來灯臺不照自你自道成器的你也吃這井裡水無所不爲清潔  
了些甚麼兒還要禁人凡句說的西門慶不言語了點明正擺上  
飯來吃來安來報應一爹來了西門慶分付請書房裡坐我就來  
王經連忙開了廝上書房門伯爵進裏面坐了良久西門慶出來  
声喏畢就坐在炕上兩個說話伯爵道哥你前日在謝二哥家怎  
老早就起身西門慶道我連日有勾當又考察在途差人東京打  
听消息我比你每聞人兒伯爵又問哥連日衙門中有事沒有有  
西門慶道事那日沒有亦有伯爵又道王三官兒說哥衙門中把  
小張閑他每五個初八日晚夕在李桂姐屋裡都拿的去了只走  
了老孫祝麻子兩個今早解到衙門裏都打出來了衆人都往招





宣府纏王三官去了，怎的還瞞着我不說。西門慶道：「傻狗才，誰對你說來，你敢錯听了，恐不是我衙門裡。」妙「敢是周守備府裡。」伯爵道：「守備府中那裡管這閑事。」西門慶道：「只怕是東京提人。」反問伯爵伯爵道：「也不是。」今早李銘對我說，那日把他一家子誑的魂也沒了。李桂兒至今誑的睡倒了，還沒會起炕兒，怕又是東京下來拿人。今早打所方知是提刑院拿人。西門慶道：「我連目不進衙門，並不知道。」李桂兒既賭過誓，不接他隨他拿亂去，又害怕睡倒怎的。」如妙見其面如伯爵見西門慶，迸着臉兒待笑，說道：「哥你是個人，連我聞其聲。」也喘着起來伯爵後今日他告我說，我就知道哥的情，怎也喘着起來。二句是伯爵後今日他告我說，我就知道哥的情，怎的視麻子老孫走了一個緝捕衙門，有個走脫了人的，此是哥打着綿羊駒駝戰，使李桂兒家中書怕，知道哥的手段，若都拿到衙

門去，彼此絕了情意，都沒趣了。事情許一不許二，為自己如今就是老孫祝麻子見哥，也有幾分慚愧，此是哥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計策。休怪我說，哥這一着做的絕了。這一個叫做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若明逞了臉，就还是乖人兒了。还是哥智謀大見的多，總是奉承幾句說的。西門慶撲吃的笑了，說道：「我有甚麼大智多，却帶恁意。」伯爵道：「我猜已定，還有底腳裡人兒對哥說，怎得知道這等切端的有鬼神不測之札。」西門慶道：「傻狗才，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伯爵道：「哥衙門中如今不要王三官兒罷了。」西門慶道：「誰要他做甚麼。」當初幹的事，打上事件，我就把王三官祝麻子老孫并李桂兒、秦玉芝名字都抹了，只拿幾個差棍來打了伯爵道：「他如今怎的還纏他。」西門慶道：「我實和你說罷，他指望嚇詐他几兩銀子。」





不想剛纔王三官親上門來拜見與我磕了頭陪了不是我，又差人把那幾個光棍拿了，要枷號他，眾人再三哀告，說再不敢上門纏他了。王三官一口一聲稱我是老伯，拿了五十兩禮帖兒，我不受他的。他到明日還要請我家中知謝我去。伯爵失驚道：有何不宜府不容真個他來和哥陪不是來了。西門慶道：我莫不哄你因喚王經拿王三官拜帖兒與應二爺。寫其喜極那王經向房子裡取出拜帖上面寫着眷晚生王家頓首百拜。伯爵見了極口稱贊道：哥所算神妙不測。西門慶分付伯爵：你若看見他每，只說我不加道。伯爵道：我曉得机不可泄，我怎肯和他說。坐了一回，吃了茶。伯爵道：哥我去罷。只怕一時老孫和祝麻子摸將來，只說我没到這裡。西門慶道：他就來，我也不見他。一面叫將門上人來，都分付

了。但是他二人只答應不在家。十兄弟又西門慶從此不與李桂姐上門走動，家中擺酒也不叫李銘唱曲。月兒就疎淡了。正是

昨夜浣花溪上雨 緣楊芳草為何人





第七十回

甚矣。夫作書者必大不得于時勢方作寓言以垂世。今止言一家不及天下國家何以見怨之深而不能忘哉。故此回歷敘運良峰之嘗無謂諸奸臣之貪位慕祿以一發胸中之恨也。

又八何太監何永壽見何者不可苟延歲月而必以財色速之也。夏延齡何永壽又特為西門下針砭也。夏延齡實始終金蓮者也。蓋言連茂于夏而龍溪有水可以栽蓮。今夏已去而河空流。雖故趾猶存。韶光不是眼見。芳菲全歇。惟殘枝敗葉。插漾秋風。支持霜雪耳。故賁四嫂必姓葉而帶水以戰情。郎且東京一回之後。惟踏雪訪月而葉落空林。景物蕭條。是



又有賁四嫂林太太等事也。此處于瓶兒新死，即寫夏大人之去。言金蓮之不久也。用筆如此，早瞞過于古看官。我今日觀之，乃知是一部羣芳譜之寓言耳。  
接連二本，又與會御史與蔡京相映。太監引酌，又幾乎排擠翟管家矣。看其用筆處，自見此回為一大尉夾敘眾官止，竟金貂滿紙，却不一犯手重複。又止竟滿紙奸險，不堪入目之態。宋未固應如此。寫出太尉獨謝何永壽之礼，則太監之勢可知。則西門附太監之榮，又可知。總是以容形主也。  
寫西門自加官至此，深淺皆見，又熱鬧已極。蓋市井至此，其幅已不足當之矣。

此回寫諸官員真有花團錦簇之妙

第七十回

老太監引酌朝房 二提刑庭參太尉

詩曰

帝曰簡才能 旌賢在股肱

文章休一變 礼樂道逾弘

芸閣英華入 寶門鸞鷲登

恩筵過所望 聖澤實超恒

話說西門慶自此與李桂姐斷絕不題。却說走差人到懷慶府林

于戶處打听消息。林于戶將陞官邸報封付與來人，又賞了五錢

銀子。連夜來遞與提刑兩位官府當房。夏提刑拆開，同西門慶先





觀本衛行來考察官員照會其畧曰

兵部一本尊明旨。庶考覈以昭勸懲。以光聖治。事先該金吾衛提督官校太尉太保兼太子太保朱題前事。考察禁衛官員除堂下官自陳外。其餘兩廂詔獄緝捕內外提刑所指揮千百戶鎮府等官各挨次格從公舉劾甄別賢否。具題上請等因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看得太尉朱題前事。遵奉舊例。委的本官殫力致忠。公于考覈。皆出聞見之實。而無偏執之私。足以勵人心。而孚公議。無容臣等再喩。但恩威賞罰。出自朝廷。合候命下之日。一体照例施行。等因。續奉欽依。擬行內開山東提刑所正千戶夏延齡。資望既久。才練老成。昔視典收而坊隅安靜。今理齊刑而綽有政声。宜加獎勵。以冀甄陞。可



備函簿之選者也。貼刑副千戶西門慶才幹有為。精察素著。家稱殷實。而在任不貪國事。克勤而臺工有績。翌神運而分毫不索。何忍入來司法令而齊民果仰。宜加轉正。以掌刑名者也。懷慶提刑千戶所正千戶林承勳。年清優學。占籍武科。斷祖職。抱負不凡。提刑獄詳明有法。可加獎勵。簡任者也。虛陪一人副千戶謝恩。年齒既殘。昔在行伍。猶有可現。今任理刑。罹軟尤甚。宜罷黜革任者也。去者反謝恩。可痛可痛。

西門慶看了。他轉正千戶。掌刑心中大悅。夏提刑見他陞指揮官。函簿大半日無言。面容失色。如干是又展開工部工宗的本觀看上面寫道

工部一本神運。屆京夫人看慶懇乞天恩。俯加渥典。以蘇民困。



以廣聖澤事可奉

聖旨這神運奉迎大內奠安良嶽以承天眷朕心加悅你每既故有動勞副朕事道至意所經過地方委的小民困苦着行撫按衙門查勘明白着行蠲免今歲田租之半所毀垣闈着部裡差官會同巡按御史即行修理完日還差內侍孟昌齡前去致祭蔡京李邦彥王煒鄭居中高俅輔弼朕躬宜贊內庭勲勞茂著京加太師邦彥加柱國太子太師王煒太傅鄭居中高俅太保各賞銀五十兩四表祀蔡京還蔭一子為殿中監國師林靈素佐國宣化遠致神運北伐謠畧寔與天通加封忠孝伯食祿一千石賜坐龍衣一襲肩輿入內賜號王真教主加淵登神妙廣德真人金門羽客達靈神妙先生朱勛黃經臣督理神運忠勤



可嘉劬加大傅兼太子太傅經臣加殿前都太尉提督御前人船各蔭一子為金吾衛正千戶內侍李彥陪孟昌齡陪賈祥陪何沂主藍從願陪又是藍氏之陪然則亦主也着置延福五位宮近侍各賜蟒衣玉帶仍蔭弟姪一人為副千戶俱見任管事神部尚書張邦昌左侍郎兼學士蔡攸右侍郎白時中兵部尚書余深工部尚書林攄俱加太子太保各賞銀四十兩彩段二表以上巡撫兩浙僉都御史張閣陞工部右侍郎巡撫山東都御史侯濠陞大常正卿巡撫兩浙山東監察御史尹大諒宋喬年都水司郎中安忱伍訓各陞俸一級賞銀二十兩祇迎神運于戶魏承動徐相揚廷珮司鳳儀趙友蘭扶天澤西門慶此一人田九阜也等各陞一級以上外職內侍宋推等營將王佑等俱各賞銀十兩所



官薛顯忠等各賞銀五兩校尉昌王等以上內緝一疋該衙門知道

夏提刑與西門慶看畢各散回家後晌時分有王三官差永定同文嫂拿請書十一日請西門慶往他府中赴席少罄謝私之意西門慶收下不勝歡喜以爲其妻指日在于掌握不期到初十日晚夕東京本衛經歷司差人行照會曉諭各省提刑官員知悉火速赴京赴冬節見朝謝恩毋得違誤取罪西門慶看了到次日衙門中會了夏提刑各人到家卽收拾行裝備辦贄儀禮物約早晚起程西門慶使玳安叫了文嫂見教他回王三官我今日不得來赴席要上京見朝謝恩去文嫂連忙去回王三官道既是老伯有事等回來潔誠具請西門慶一面叫將賁四來分付教他跟了去與

他五兩銀子家中盤纏留下春鴻看家帶了玳安王經跟隨蒼鷹又問周守備討了四名巡捕軍人四匹小馬打點裝轎馬排軍拾扛詳夏提刑便是夏壽跟隨兩家共有二十餘人跟從十二日起身離了清河縣冬天易晚晝夜趲行到了懷西懷慶府會林千戶千戶已上東京去了一路天寒坐轎天暖乘馬朝登紫陌暮踐紅塵正是

急急款搖青帳幕 心忙敲碎紫絲鞭

話說一日到了東京進得萬壽門西門慶主意要往報國寺下點火夏提刑不肯堅執要往他親眷崔中書家投下西門慶不免先具拜帖拜見正值崔中書在家卽出迎接至所敘禮相見與夏提刑道及寒溫契濶之情坐下茶畢拱手問西門慶尊號西門慶道



賤號四泉因問老先生尊號崔中書道學生性最愚朴名閑林下  
賤名守愚拙號遜齋因讓道舍親龍溪久稱盛德全仗扶持同心  
協恭莫此爲厚西門慶道不敢在下常領教誨今又爲堂尊受益  
恒多不勝感激夏提刑道長官如何這等稱呼便不見相知了崔  
中書道四泉說的也是名分使然言畢彼此笑了不一時收拾行  
李天晚了崔中書分付童僕放桌擺飯無非是菓酌餽饌之類不  
必細說當日二人在崔中書家宿歇不題一段到次日各備禮物  
拜帖家人跟隨早往蔡太師府中叩見那日太師在內閣还未出  
來府前官吏人等如蜂屯蟻聚擠匝不開西門慶與夏提刑與了  
門上官吏兩包銀子拿揭帖稟進去翟管家見了卽出來相見讓  
他到外邊私宅先是夏提刑先見畢然後西門慶敘禮彼此道及

往還酬答之意各分賓位坐下夏提刑先遞上禮帖兩疋雲雀金  
段兩疋色段翟管家是十兩銀子西門慶禮帖上是一疋大紅絨  
線蟒一疋玄色粧花斗牛補子員領兩疋京段另外梯已送翟管

家一疋黑緣雲絨三十兩銀子翟謙分付左右把老爺禮都收進  
府中去上簿籍一段大他評府只受了西門慶那疋雲絨將三十兩銀

子連夏提刑的十兩銀子都不受說道豈有此禮若如此不見至  
交親情一面令左右放桌兒擺飯說道今日聖上奉良嶽新蓋上

清室錄宮奉安牌扁該老爺玉筵直到午後總散到家同李爺又  
往鄭皇親家吃酒只怕親家和龍溪等不的悞了你每勾當遇老

爺閑等我替二位稟就是一般西門慶道蒙親家費心看他以下

翟謙因問親家那里住呼親家一西門慶就把夏龍溪令親家下歇說不



不一時安放桌席端正就是大盤大碗湯飯點心一齊拿上來都是光祿烹炮美味極品無加每人金爵飲酒三杯就要告辭起身翟謙款留令左右又篩上一杯西門慶因問親家三俺每几時見朝翟謙道親家四你同不得夏大人親夏大人如今是京堂官不在此例你與本位新陞的副千戶何太監姪兒何永壽他便貼刑你便掌刑與他作同僚了他先謝了恩只等着你見朝引奏畢一同好領劄付你凡事只會他去夏提刑听了一声兒不言語西門慶道請問親家五只怕我还要等冬至郊天回來見朝翟謙道親家六你等不的冬至聖上郊天回來那日天下官員上表朝賀還要排慶成宴你每怎等的不如你今日先往鴻臚寺報了名明日早朝謝了恩直到那日堂上官引奏畢領劄付起身就是了西門

慶謝道蒙親家七指教何以爲報臨起身翟謙又拉西門慶到側淨處說話甚是埋怨西門慶說親家前日我的書上八那等說大

凡事要謹密不可使同僚每知道親家如何對夏大人說了九教

他央了林真人帖子來林千戶立逼着朱太尉來對我爺說要將

他情愿不啻鹵簿仍以指揮職銜在任所掌刑三年何太監又在內廷轉央朝廷所寵安妃刘娘上的分上便也傳旨出來親對老爺和朱太尉說了要安他姪兒何永壽在山東理刑兩下人情阻住了教老爺好不作准不是我再三在老爺跟前維持回倒林真人把親家十不揀下去了慌的西門慶連忙打躬說道多承親家十一盛情我並不曾對一人說此公何以知之翟謙道自古机事不密則害成今後親家凡事謹慎些便了十二西門慶千恩萬謝一段



家與夏提刑作辭出門來到崔中書家一面差賈四鴻臚寺報了  
名次曰同夏提刑見朝青衣冠帶正在午門前謝恩出來剛轉過  
西關門來只見一個青衣人走向前問道那位是山東提刑西門  
老爹賈四問道你是那里的那人道我是內府匠作監向公公來  
請老爹說話言未畢只見一個太監身穿大紅袿衣頭戴三山帽  
脚下粉底皂靴從御街定声叫道西門大人請了看他呼西門慶  
遂與夏提刑分別被這太監用手一把拉在傍边一所直房內相  
見作揖慌的西門慶倒身还礼不迭這大監說道大人二你不認  
的我在不是匠作監太監何沂見在延寧第四宮端妃馬娘七位  
下近待昨日內工完了蒙萬歲爺上恩典將姪兒何永壽陞授金  
吾衛副千戶見在貴處提刑所理刑營事與老大人作同僚三西



門慶道原來是何老太監學生不知恕罪恕罪一面又作揖說道  
此禁地不敢行礼容日到老太監外宅進拜于是叙礼畢議坐家  
人捧茶來吃了茶畢就揭桌盒盞兒桌上許多湯飯餚品拿盞筋  
兒來安下何太監道不消小盞了我曉的太人朝下來四天氣寒  
冷拿個小盞來沒甚餚饌五且吃個頭腦兒罷西門慶  
道不當厚擾何太監于是滿勣上一大杯遞與西門慶西門慶道  
承老太監所賜學生領下只是出去還要見官拜部若吃的面紅  
不成道理何太監道吃兩盞見盞寒何害因說道舍姪兒年幼不  
知刑名望乞大人看我面上六同僚之間凡事教導他教導西門  
慶道豈敢老太監勿得太謙令姪長官雖是年幼居氣養体自然  
福至心靈何太監道大人好說常言學到老不會到老天下事如



牛毛孔夫子也只識得一腿是太監話恐有不到處大人好友說與他

七西門慶道學生謹領因問老太監外宅在何處學生好來奉拜

長官何太監道舍下在天漢橋東文華坊双司馬臺就是亦問大

人下處入在那里我教做官的先去叩拜西門慶道學生暫借崔

中書家下彼此問了住處西門慶吃了一大杯就起身何太監送

出門拱着手說道適問所言大人凡事看顧看顧九你还等着你

一荅見引奏好領劄付西門慶道老太監不消分付學生知道段

何太監于是出朝門又到兵部又遇見了夏提刑同拜了部官來段

兵部比及到本衛恭見朱太尉遙履歷手本繳劄付又拜經歷司井

本所官員已是申刻時分一段夏提刑改換指撞服色另具手本

恭見了朱太尉此行跪禮擇日南衙到在剛出衙門西門慶還等

着遂不敢與他同行議他先上馬夏延齡那里肯走要同行西門

慶趕着他呼掌尊夏指揮道四泉你我同僚在先為何如此稱呼

西門慶道名分已定自然之理何故太謙因問堂尊高陞美任不

還山東去了宝眷几時搬取夏延齡道欲待搬來那边房舍無人

看守如今且在舍親這邊權任直待過年差人取家小罷了還望

長官早晚看顧一二房子若有人要就央長官替我打發自當報

謝即接西門慶道學生謹領請問府上那房價値若干夏延齡道

舍下此房原是一千三百兩買的後邊又蓋了一層使了二百兩

如今賣原價也罷了二人歸到崔宅次寫王經向前稟說新陞何

老爹來拜下馬到所小的回部中还未來家何老爹說多拜上夏

老爹崔老爹都投下帖午間又差人送了兩疋金段來宛紅幘兒



拿與西門慶看，上寫着謹具段帕一端，奉引贊敬貢侍放生何永

壽頓首拜。何夏二對正西門慶看見連忙差王經封了兩疋南京

五彩獅補員領，寫了札帖，吃了飯，連忙往何家回拜去。到于所上

何千戶忙出來迎接，烏紗皂履，年紀不上二十歲，生的面如傅粉，

唇若塗朱。有蓋氏在內趕下階來，揖讓退遜，謙恭特甚。二人到所上敘

禮。西門慶令玳安捧上贊見之札，拜下去，說道：適承光顧，兼領厚

儀，又失迎迓。今早又蒙老公七直房賜饌，感德不尽。何千戶忙還

禮，說學生叨受微職，忝與長官同例，早晚得領教益，實為三生有

幸。適間進拜，不遇，又承垂顧，蓬蓽生光。令左右收下去，一面扯椅

兒分賓主坐下。左右捧茶上來，吃茶之間，彼此問號。西門慶道：李

生賤號四泉，何千戶道：李生賤號天泉。四泉市井也。天泉則河矣。相映不堪。又問長

官今日拜畢，部堂了西門慶道：從內裡蒙公七賜酒出來，拜畢部

又到本衙門見堂，繳了劄付拜了。所司出來就要奉謁，長官不知

反先辱長官，下頌何千戶。因問長官今日與夏公都見朝來，西門

慶道：夏龍溪已陞了指揮，直駕今日都見朝謝恩。在一處只到衙

門見堂之時，他另具手本，參見說畢。何千戶道：咱每還是先與本

主老爹進禮，還是先領劄付西門慶道：依着舍親說，咱每先在木

主宅中進了禮，然後大朝引奏，還出本衙門到堂，同眾領劄付何

千戶道：既是如此，咱每切早備禮進了罷。于是都會下各人刑數

何千戶是兩疋蟒衣，一束玉帶，西門慶是一疋大紅麒麟金段，一

疋青緞蟒衣，一柄金鑲玉絡環，各金華酒四罈，明早備朱太尉宅

前取齊約會已定。祭湯兩換，西門慶告辭而回。正寫何千戶並不與夏





延齡題此事是翟官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又次早到何千戶家

何千戶又預備頭腦小席大盤大碗齊七整七連手下人餽餐一

頓是西門作客然後同往太尉宅門前來賈四同何家人押着禮

物那時正值朱太尉新加太保徽宗天子又差使往南壇視牲未

回各家醜送賀禮并參見官吏人等黑壓七在門首等侯一何千

戶同西門慶下了馬在左近一相識人家坐的單寫二差人打听

老爺道子嚮就來通報直等到午後忽見一家飛馬而來傳報道

老爺視往回來進南薰門了一分付閃雜人打開不一時又騎報

回來傳老爺過天漢橋了又一少頃只見官吏軍士各打執事旗

牌一對一對傳呼走了半日纔遠七望見朱太尉八抬八簇肩輿

明輪頭戴烏紗身穿猩紅斗牛絨袍腰橫荆山白玉懸挂太保牙

牌黃金魚鑰好不顯赫威威執事到了宅門首都一字兒擺開喝

的肅靜迴避無一人声嗽那來見的官吏人等黑壓七一羣跪在

街前良久太尉轎到跟前左右喝声起來伺候那眾人一齊應諾

誠樂击震雲霄只听東邊鬻七鼓樂嚮動原來本衙門六員太尉

堂官先提明見朱太尉新加光祿大夫太保又蔭一子為千戶都

各備大札治酒慶賀故有許多教坊伶官在此動樂太尉纏下轎

樂就止了各項官吏人等預備進見一忽然一聲道子响又一聲

青衣承差手拿兩個紅拜帖飛走而來遞與門上人說礼部張爺

與李士蔡爺來拜連忙稟報進去須臾轎在門首尚書張邦昌與

侍郎蔡攸都是紅吉服孔雀補子一個犀帶一個金帶進去拜畢

待茶畢送出來一又是吏部尚書王祖道與左侍郎韓偓右侍郎





尹京也來拜朱太尉都待茶送了仁又是皇親喜國公樞密使鄭居中駙馬堂宗人府王晉卿都是紫花玉帶來拜唯鄭居中坐轎這兩個都騎馬送出去仁方是本衙堂上六員太尉到了頭一位是提督管兩廂提察使孫榮第二位管机察梁應龍第三管內外觀察典牧皇畿重太尉姪兒童天胤第四提督京城十三門巡察使黃經世第五管京營衛緝察皇城使竇監第六督管京城內外巡捕史陳宗善都穿大紅頭貂戴蟬惟孫榮是太子太保玉帶餘者都是金帶下馬進去似各家都有金幣禮物總少頃裡面樂声响動衆太尉插金花與朱太尉把盞遞酒塔下一派簫韶盈耳兩行絲竹和鳴端的食前方丈花簇錦延怎見得太尉的富貴但見官居一品位列三台赫七公堂潭七相府虎符玉節門庭甲仗

生寒象板銀箏碓礪排揚執蘭終明謁見無非公子王孫逐些追遊尽是侯門戚里那里解調和燮理一味能趨諂逢迎端的談笑起于艾真個吹墟驚海岳假旨令八位大臣拱手巧辭使九重天子點頭督擇花石江南淮比尺灾殃進獻黃楊國庫民財皆匱竭正是輦下權豪第一人間富貴無双

須臾過畢安席坐下一班兒五個排樓朝上等簾琵琶方响空篋紅牙象板唱了一套享富貴受皇恩如臣當時酒進三巡歌吟一套六員太尉起身朱太尉親送出來到所樂声暫止管家稟事各處官員進見方朱太尉令左右抬公案當所坐下分付出來先令各動戚中貴仕宦家人送禮的進去賓客須臾打發出來纔是本衙紀事南比衙兩廂五所七司提察訊察觀察巡察典牧直駕





提牢指揮千百戶等官各具手本呈遞內屬然後纔傳出來說兩  
淮兩浙山東山西關東關西河東河北福建廣南四川十三省提  
刑官挨次進見外屬西門慶與何千戶在第五起上抬進禮物去  
管家接了禮帖鋪在書案上二人立在階下等上邊叫名字西門  
慶抬頭見正面五間廡廡上面朱紅牌扁懸着徽宗皇帝御筆欽  
賜執金吾堂斗大四個金字甚是顯赫須臾叫名二人應諾陞階  
到滴水簷前躬身參謁四拜一跪听發放朱太尉道那兩員千戶  
怎的又叫你家太監送禮來單言太監妙令左右收了分付在地方謹  
慎啟官我這裡自有公道伺候大朝引奏畢來衙門中領劄付這  
二人齊聲應諾左右喝起去由左角門出來剛出大門來尋見賈  
四等抬担出夾如正要走忽見一人拿宛紅帖又我飛馬來報說

道王爺高爺來了西門慶與何千戶閃在人家門裏觀看須臾軍  
牢喝道只見總督京營八十萬禁軍隴西公王燁同提督神策御  
林軍總兵官太尉高俅俱是紅玉帶八轎而至那各省參見官員  
一湧出來又不得見了西門慶與何千戶走到僻處呼跟隨人扯  
過馬來一人方騎上馬回家上生日寫太師是个太師此寫太尉  
尉方有此等上壽進見者矣正是

權奸誤國禍机深，  
開國承家戒小人。







第七十一回

此回托夢方結住瓶兒。下回雖時復照應瓶兒，乃是點染，非真結也。此回瓶兒已結，看其寫袁指揮家便見。

篇末寫風，夫前酒令內寫風花雪月，但上半部寫花寫月寫雪，并未寫風。今一寫風，而故園零落矣。故特七寫風，非尋常泛寫也。然而此書亦絕一筆無泛寫之筆。

此書以玉皇廟永福寺作起結，而以報恩寺作閉目。今忽寫相國寺黃龍寺，蓋為前後諸寺作點睛也。

寫何太監送飛魚衣，真是沒世無禮之極。

寫朝散止用十二象不牽而自走，便將朝散寫得活現，真是

一筆勝人千萬筆。



上文叅太尉此回引奏一篇冠冕文字偏又夾入瓶兒托夢正經解饒真是矯健不由人意料也

上回已極力寫太尉此回若再寫朝罷復叅便嚼臙矣故止用知印拿印牌來一照便生動之極且隨手收拾止用又遇一夕又掛了號又辭了翟管家使上二回無數文字三又字一齊收拾乾淨真是史中妙品

朝見必用拜冬又映瓶兒十月死期又出改重和元年映西門明年正月死期也

又重和元年直照開講政和年間四字是一部書太照應大起結處蓋政和叙起熱字重和接寫冷字一百回大書固應有許多對時關目也又春梅下半部書之樞紐也故必寫拜冬一陽生而梅花之

消息動矣故下文即頻以玉簫吹之也



自前回至此回寫太尉寫家官寫太監寫朝房寫朝儀至篇末忽一筆折入斜陽古道野寺荒碑轉盼有興哀之感真令人悲涼不堪眼淚盈把然黃龍寺又寓言起風之源言西門精髓將枯腎水已竭不能生此肝木血不聚而風生黃龍之府四肢百骸將枯朽不起矣故下文西門死必云相火燒身交出風來蓋為此也泛七現之鳥知其寓意之妙然則相國寺又相火之寓名歟僧名智慧可見

寫設朝是一番筆意散朝是一番筆意總非小子輩所能夢永福寺眾人托生乃于此先輕七提出一袁指揮真是雲外神龍忽露一瓜令人不可擬議其妙



第七十一回

李統兒何家托夢

提刑官引奏朝儀

詞曰

花事闌珊芳草歇，客裡風光又過些。時節小院黃昏人憶別，淚痕點上成紅血。咫尺江山分楚越，目斷神驚只道芳魂絕。夢破五更心欲折，角聲吹落梅花月。

右調蝶恋花

話說西門慶同何于戶回來，走到大街，何于戶就邀請西門慶到家一飲。西門慶再三固辭，何于戶令手下把馬環拉住，說道：「李生還有一事與長官商議，於是並轡同到宅前下馬，賁四同抬盒逕往崔中書家去了。原來何于戶盛陳酒筵在家等候，進入所上，但



見獸炭焚燒金石香，鬻正中獨設一席下邊一席相陪。傍邊東首又設一席，皆盤堆異果，花插金瓶。西門慶問道：「長官今日筵何客？」何于戶道：「家公公今日下班，敢屈長官一飯。」西門慶道：「長官這等費心，就不是同僚之情。」何于戶道：「家公公粗酌，屈尊長官休怪。一面看茶吃子。」西門慶請老公公拜見，何于戶道：「家公公便出來，不一時，何太監從後邊出來，穿着綠絨蟒衣，冠帽皂靴，寶石縵環。西門慶展拜四拜，請公公受禮。何太監不肯，說道：「使不的。」三字西門慶道：「學生與天泉同寅晚輩，老公公齒德俱尊，又係中貴，自然該受禮。」講了半日，何太監受了半禮，讓西門慶上坐，他主席相陪。何于戶傍坐，西門慶道：「老公公這個斷然使不的。」加二字同僚之間，豈可傍坐？老公公叔姪便罷了，學生使不的。」何太監大喜道：「大人



甚是知禮罷。我閣老位兒傍坐罷。敎做官的陪大人就是了。踏  
西門慶道：這等學生坐的也安。于是各照位坐下。何太監道：小的  
兒們再燒了炭來。一絲不錯今日天氣甚是寒冷，須與左右火池火父  
拿上一包水磨細炭，向火盤內只一倒。是太監所前放下油紙煖  
簾來，日光掩映，十分明亮。何太監道：大人請寬了盛服罷。西門慶  
道：學生裏邊沒穿甚麼衣服，使小价下處取來。何太監道：不消取  
去，令左右接了衣服，拿我穿的飛魚綠絨襪衣來，與大人披上。西  
門慶笑道：老先生職事之服，學生何以穿得？何太監道：大人只顧  
穿怕怎的？可嘆昨日萬歲賜了我蟒衣，我也不穿他了，就送了大人  
遮衣服兒罷。更妙不一時，左右取上來。西門慶令玳安接去，員領披  
上襪衣，作揖謝了。又請何千戶也寬去上蓋，陪坐。又拿上一道茶



來，吃了。何太監道：叫小厮們來，原來家中教了十二名吹打的小  
厮，兩個師範領着上來，磕頭。何太監就分付動起樂來，然後遞酒  
上坐。何太監親自把盞，西門慶慌道：老公公請尊便，有長官代勞。  
只安放鍾筋兒就是一般。何太監道：我與大人遞一鍾兒，我家做  
官的，初入蘆葦，不知深淺，望乞大人凡事扶持。一二就是情了。西  
門慶道：老公公說那里話，常言同僚三世親，學生亦托賴老公公  
餘光，豈不同力相助？何太監道：好說好說，共同王事，彼此扶持。西  
門慶也沒等他遞酒，只接了盃兒，領到席上，隨即回奉一盃。安在  
何千戶，并何太監席上，彼此告揖過，坐下。吹打畢。以上皆吹打三  
時分說者也  
個小厮連師範在筵前，銀箏象板，三絃琵琶，唱了一套正京端正  
好雪夜訪趙普，水晶宮鮫綃帳。又是宋朝總見寓  
言也，又點冷意。唱畢，下去。酒過



數巡食割兩道看七天晚秉上灯來西門慶喚玳安拿賞賜與厨役并吹打各色人役就起身說道學生厚擾一日了就此告回那公公那里肯放說道我今日正下班要與大人請教有甚大酒席只是清坐而已教大人受飢西門慶道承老公公賜這等美饌如何反言受飢學生回去歇息歇息明早還要與天泉叅謁叅謁兵科好領劄付掛號何太監道既是大人要與我家做官的同幹事何不令人把行理搬過來我家住兩日我這後園兒裏有幾間小房兒甚是僻靜就早晚和做官的理會些公事兒也方便些強如在別人家有層次西門慶道在這里最好只是使夏公見怪相學生疎他一般何太監道沒的說如今時年早辰不做官晚夕不唱喏衙門是恁偶戲衙門雖故當初與他同僚今日前官已去後官

接管奉行與他就無干他若這等說他就是個不知道理的人了為西門曰今日我定要和大人坐一夜不放大人去喚左右下邊

房裏快放桌兒管待你西門老爹大官兒飯酒我家差幾個人跟他即時把行李都搬了來又分付打掃後花園西院乾淨預備鋪陳炕中籠下炭火堂上一呼階下百諾答應下去了西門慶道老公公盛情只是學生得罪夏公了何太監道他既出了衙門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他管他那盜駕庫的事官不的咱提刑所的事了官場大底如斯難怪于你不繇分說就打發玳安并馬上人吃了酒飯差了几名軍卒各拿繩扛逕往崔中書家搬取行李去了何太監道又一件相煩大人我家做官的到任所還望大人替他看所宅舍兒好搬取家小今先教他同大人去待尋下宅子然後打發家小



起身也不多連几房家人也只有二三十口西門慶道老公公分  
付要看多少銀子宅舍何太監道也得千金外房兒纏勾住西門  
慶道夏龍溪他京任不去了他一所房子到要打發老公上何不  
要了與天泉住一舉兩得其便此宅門面七間到底五層儀門進  
去大所兩廂房鹿角頂後邊住房花亭周圍羣房也有許多街  
道又寬濶正好天泉任向太監道他要許多價值兒西門慶道他  
對我說原是一千三百兩又後邊添蓋了一層平房收拾了一處  
花亭老公公若要隨公公與他多少罷了何太監道我托大人隨  
大人主張就是了趁今日我在家差個人和他說去討他那原文  
書我瞧上難得尋下這房舍兒我家做官的去到那里就有個歸  
着了不一時只見玳安同衆人搬了行李來回話要房子是搬行  
李去後的話故

再着玳安去也西門慶問賈四王經來了不曾玳安道王經同押了衣箱  
行李先來了還有轎子叫賈四在那里看守着哩西門慶因附耳

低言如此這般上覆夏老爹借過那里房子的原契來何公公要  
瞧上就同賈四一答兒來這玳安應的去了不一時賈四青衣小  
帽同玳安拿文書回西門慶說夏老爹多多上覆既是何公公要  
怎可說價銀原文書都拿的來了又收拾添蓋使費了許多隨爹  
主張了罷西門慶把原契遞與何太監親看了一遍見上面寫着  
一千二百兩說道這房兒想必也住了几年未免有些糟爛也別  
要說收拾大人面上還與他原價那賈四連忙跪下說何爺說的  
是自古道使的耽錢治的庄田千年房舍換百王西門一、番折洗  
听者  
一番新可何太監听了喜歡道你是那里人到會說話兒常言成



大事者不惜小費其實說的是他教甚麼名字西門慶道他名喚賁四何太監道也罷沒个中人兒你就做個中人兒替我討了文書來今日是个好日期就把銀子兌與他罷因是太監性却亦爽快西門慶道如今晚了待的明日也罷了何太監道到五更我早進去明日大朝今日不如先交與他銀子就了事亦快西門慶問道明日甚時駕出何太監道子時駕出到檀三更鼓祭了寅正一刻就回宮擺了膳就出來設朝陞大殿朝賀天下諸司都上表拜冬次日文武百官吃慶成宴何成可慶你每是外任官大朝引奏過就没事了說畢何太監分付何千戶進後邊打點出二十四個大元寶來用食盒擡着差了兩個家人同賁四玳安押送到崔中書家交割夏公見擡了銀子來滿心歡喜隨即親手寫了文契付與賁四等拿來

遞上何太監不勝歡喜賞了賁四十兩銀子玳安王經每人三兩西門慶道小孩子家不當賞他何太監道胡乱與他買嘴兒吃五人磕頭謝了何太監分付管待酒飯又向西門慶唱了兩個諾全仗大人餘光西門慶道還是看老公公金面何太監道還望大人對他說亦發爽快早把房兒騰出來亦發爽快就好打發家小起身西門慶道學生已定與他說教他早騰長官這一去且在衙門公廨中權住几日待他家小搬到京收拾了長官寶眷起身不遲何太監道收拾直待過年罷了先打發家小去纏好十分在衙門上也不方便說話之間已有一更天氣西門慶說道老公公請安置罷學生亦不勝酒力了何太監方作辭歸後邊歇息去了何千戶教家樂彈唱還與西門慶吃了一回方纔起身送至後園三間書院臺謝湖



山盆景花木無一因筆是房內絳燭高燒篆內香焚射餅十分幽

雅何千戶陪西門慶敘話又看茶吃了方道安置且後邊去了西

門慶摘去冠帶解衣就寢王經玳安打發了就往下邊暖炕上歇

去了西門慶有酒的人睡在枕畔見滿窗月色番來覆去良久只

聞夜漏沉沉花陰寂上寒風吹得那窗紙有聲是好况離家已久

正要呼王經過來陪也睡先插忽听得窗外有婦人語声甚低即

披衣下床與屏兒夢子虛一絲不錯啟戶視之只見李瓶兒霧鬢雲鬟淡粧

鹿雅素白舊衫籠雪体淡黃軟襪襯弓鞋輕移蓮步立于月下西

門慶一見挽之入室相抱而哭說道冤家你如何在這里李瓶兒

道奴尋訪至此对你說我已尋了房兒了今特來見你一面早晚

便搬去了一向未搬西門慶忙問道你房兒在子何處李瓶兒道

咫尺不遠出此大街迤東造金巷中間便是言訖蛟龍未只猶得

造金者所用則西門慶共他相偎相抱上床雲雨不勝美快之極

瓶已消蝕久矣必用瓶兒夢中事出子虛之事妙筆已而整衣洗髻徘徊不捨李瓶兒叮嚀囑付西門慶道我的哥

切記休貪夜飲早七回家那厮不時伺害于你後千萬勿忘言訖

挽西門慶相送走出大街上見月色如晝果然往東轉過牌坊到

一小巷見一座雙門白板門指道此奴之家也寫得恍言畢頓袖

而入西門慶急向前拉之恍然驚覺乃是南柯一夢但見月影橫

窓花枝倒影矣西門慶向褥底摸了摸見精流滿席餘香在被殘

唾猶甜的是夢境初回追悼莫及悲不自勝正是

玉字微茫霜滿襟

疎窓淡月夢魂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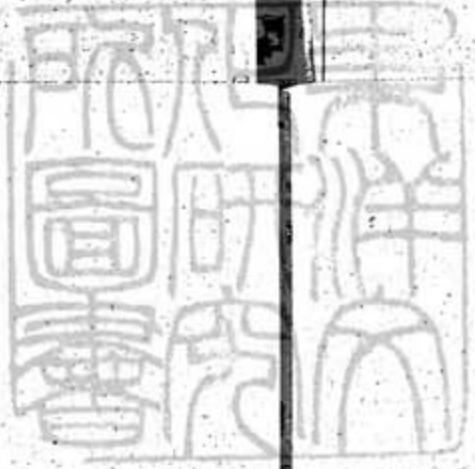
淒涼睡到無聊處

恨殺寒鷄不肯鳴





西門慶夢醒睡不着，巴不得天亮。比及天亮，又睡着了。次日早，何千戶家童僕起來伺候，打發西門慶梳洗畢。何千戶又早出來陪侍，吃了姜茶，放桌兒請吃粥。西門慶問老公：「怎的不見？」寫未見朝班者何千戶道：「家公上從五鼓就進內去了，須臾拿上粥來，吃了粥，又拿上一盞肉員子餛飩、鷄蛋頭、腦湯，一面吃着，就分付備馬。何千戶與西門慶冠冕僕從，跟隨早進內，參見兵科出來。何千戶便分路來家。西門慶又到相國寺拜智雲長老，相火也與水許寫得若斷若連，故妙又留擺齋。西門慶只吃了一個點心，餘者收與手下人吃了，就起身從東街穿過來，要往崔中書家拜夏龍溪去。因從造釜巷所過，見後女至死用映一僕即正夢語不言可知，為子虛此大之丈中間果見有雙扇白板門，與夢中所見一般。梢上使玳安間隔壁，若云瑞瑞，固是寫夢若云報應又是分明不爽，與上之寫首日賣豆腐老姬。此家姓甚名誰？老姬答道：「此袁指揮家也。」已結住瓶兒袁者遠



也遠七指示西門慶于是不勝嘆異，到了崔中書家，夏公總待出門拜人。寫俱是初八京見西門慶到，忙令左右把馬牽過，迎至廝上拜揖。敘禮，西門慶令玳安送上賀禮，青織金綾紵一端，色段一端。夏公道：「學生還不曾拜賀長官到承，長官先施。昨日小房又煩費心，感謝不盡。西門慶道：「昨日何大監說起看房，我因堂尊分上，就說此房來。何公討了房契，去看了一口，就送原價。果是內臣情兒，立馬蓋橋就成了。還是堂尊大福說畢，二人笑了。夏公道：「何天泉我也還未回拜他，因問他此去與長官同行罷了。」西門慶道：「他與會定同學生一路去。」家小且待後。昨日他老公上多致意，煩堂尊早些把房兒勝出來，搬取家眷。他如今權在衙門裏住，几日罷了。夏公道：「學生也不肯久稽待，這里尋了房兒，就使人搬取家小，也只待



出月罷了說畢西門慶起身又留了個拜帖與崔中書夏公送出  
上馬歸至何千戶家何千戶又早有午飯等候西門慶把拜夏公  
之事說了一遍騰房已在出月何千戶大喜謝道足見長官盛情  
吃畢飯二人正在所上下棋忽左右來報府裏翟參差人送下程  
來了抓尋到崔老爹那里崔老爹使他這里來了于是拿帖看上  
寫着謹具金段一端雲紵一端鮮猪一口北羊一腔內酒一罈點  
心二盒眷生翟謙頓首拜有何家恐冷落翟家故又照管都到西門慶見來人說道  
又蒙你翟參差費心一面收了禮物寫回帖賞來人二兩銀子拾盒  
人五錢說道客中不便有藝管家那人磕頭收了王經在旁悄說  
說小的姐說教我府裏去看王愛姐早為道國安根有物事稍與他西  
門慶問甚事王經道是家中做的兩雙鞋脚手西門慶道第七



兒怎好拿去分付玳安我皮箱內有帶的玫瑰花餅取兩確兒已動  
消息就把回帖付與王經穿上青衣跟了來人往府裏看愛姐不  
題這西門慶寫了帖兒送了一腔羊一罈酒謝了崔中書把一口  
猪一罈酒兩盒點心拾到後邊孝順老公七何千戶拜謝道長官  
你我一家如何這等計較且說王經到府內請出韓愛姐外所拜  
見了打扮的如瓊林玉樹一般比在家出落自是不同長大了好  
些問了回家中事務管待了酒飯見王經身上單薄與了一件天  
青絲絛貂鼠氅衣兒為道國生又與了五兩銀子拿來回覆西門  
慶話西門慶大喜正與何千戶下棋忽聞細道之吉門上人來報  
夏老爹來拜拿進兩個拜帖兒兩個忙迎接到所斜禮何千戶又  
謝昨日房子之事夏公具了兩分段帕酒禮奉賀二公西門慶與



何千戶再三致謝令左右收了夏公又賞賚四紙安王經十兩銀子細一面分賓主坐下茶罷共敘寒溫夏公道請老公公拜見何千戶道家公也進內去了夏公又留下了一個雙紅拜帖兒說道多頂上老公也拜遲恕罪言畢起身去了何千戶隨卽也具一分賀禮一疋金段差人送去不在言表到晚夕何千戶又在花園暖門中擺酒與西門慶共酌家樂歌唱到二更方寢西門慶因昨日夢遺之事晚夕令玉經拿鋪蓋來書房地平上睡半夜叫上牀樓在被窩內兩個口吐丁香舌融甜唾又是書童之續正是不能得與鸞也會且把紅娘去解盤一晚題過到次日起五鼓與何千戶一行人跟隨進朝先到待漏院伺候等的開了東華門進入但見

星斗依稀禁漏殘

禁中環珮咽珊珊

欲知今日天顏喜

遙睹蓬萊紫氣暎

小頃只听九重門啓鳴嘶也之驚聲閭闔天開觀魏也之袞冕當時天子祝畢南郊回來文武百官聚集等候設朝須臾鍾响天子駕出大殿受百官朝賀須臾香毬撥轉簾捲扇開正是

晴日明開青鎖門

天風吹下御炉香

千條瑞靄浮金闕

一朵紅雲捧玉皇

這皇帝生得堯眉舜目禹背湯肩可以作聖之心才俊過人口工詩韻善

寫昱君竹能揮薛稷書通三教之書曉九流之典可以作聖之才朝歡暮

樂依稀似劍閣孟商王愛色貪花彷彿如金陵陳後主先後不倫用事刻甚

當下駕坐宝座靜鞭响罷文武百官秉簡當腔向丹墀五拜三叩頭進上表章已而有殿頭官口傳聖旨道朕今卽位二十禩矣良





獄于茲告成上天降瑞今值履端之慶與卿共之言未畢班首中  
閃過一員大臣來朝靴踏地响袍袖列風生視之乃左丞相崇政  
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太師魯國公蔡京也幞頭象簡俯伏金堦  
口稱萬歲萬歲萬七歲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恭惟皇上御極  
二十禩以來海宇清寧天下豐稔上天降鑒禎祥叠見三边永息  
兵戈萬國來朝天闕銀岳排空玉京挺秀室錄膺頒于吳闕絳宵  
深聳於乾宮臣等何幸欣逢盛世交際明良來效華封之祝常沾  
日月之光不勝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獻頌以聞以銀嶽慶成加封故  
也良久聖旨下來賢卿獻頌蓋見忠誠朕心嘉悅詔改明年爲重  
和元年正月元旦受定命寶肆赦覃賞有差認明改元重和以蔡便認西門慶之旌蔡  
太師承旨下來殿頭官口宣皇旨有事出班早奏無事捲簾退朝



言未畢見一人出離班部倒躬躬身非袍象簡玉帶金魚跪在金  
堦口稱光祿大夫掌金吾衛事太尉太保兼太子太保臣朱勳引  
天下提刑官員章隆等二十六員例該考察已更改補繳換剖付  
合當引奏未敢擅便請旨定奪于是二十六員提刑官都跪在後  
面不一時聖旨傳下來照例給領朱太尉承旨下來天子袍袖一  
展羣臣皆散駕即回宮百官皆從此禮門兩分而回那十二象不  
待羣臣先走二句十字將散朝便寫得十分圓滿千古史家幸不來者鎮將長隨紛七而散朝  
門外車馬縱橫侍仗羅列人喧叫海沸波翻馬嘶喊山崩地裂衆  
提刑官皆出朝上馬都來本衙門伺候良久只見知印拿了印牌  
來傳道老爺不進衙門了已往蔡爺李爺宅內拜冬去了以此衆  
官都散了二者寫蔡太師二者省得妙甚西門慶與何千戶回到家中又過了一



久又省一筆到次日衙門中領了劄付又掛了號細又拜辭了翟管家  
細又省一筆行文便如雲打點殘裝收拾行李與何子戶一同起  
散水流勿也明簡之甚身何太監晚夕置酒餞行囑付何子戶凡事請教西門大人休要  
自專差了札教豈知西門氏反將來請從十一月二十日東京起  
身兩家也有二十人跟隨竟往山東大道而來已是數九嚴寒之  
際點冰滴凍之時有春梅卻一路上見了些荒郊野路雕木寒鴉  
疎林淡日影斜暉有林太暮雪凍雲迷晚渡有薛嫂一山未盡一  
山來後村已過前村望二句一篇比及剛過黃河到水關八角鎮  
驟然撞過天起一陣大風但見

非干虎嘯豈是龍吟明說寫卒律律寒飈撲面急颺七冷氣侵  
人初時節無踪無影次後來換霧收雲吹花擺柳白茫茫走石



揚砂昏慘七刮得那大樹連声吼所為空心樹驚得那孤鴈落  
深濠須臾砂石打地塵土遮天砂石打地猶如滿天驟雨即時  
來塵土遮天好似百萬貔貅捲土至這風大不大真個是吹折  
地獄門前樹刮起鄴都頂上塵二句是嫦娥急把蟾宮閉列子  
空中叫救人險些兒玉皇住不得崑崙頂死只刮得大地乾坤  
上下搖苟延一月而已

西門慶與何子戶坐着兩頂毡帽暖轎被風刮得寸步難行又見  
天色漸晚恐深林中撞出小人來西門慶分付手下快尋那里安  
歇一夜明日風住再行罷我尋了半日遠七望見路旁一座古剎  
數株疎柳半堵橫牆風來便與花雪但見

石砌碑橫草遮 迴廊古殿半欹斜



夜深宿客無燈火

月落安禪更可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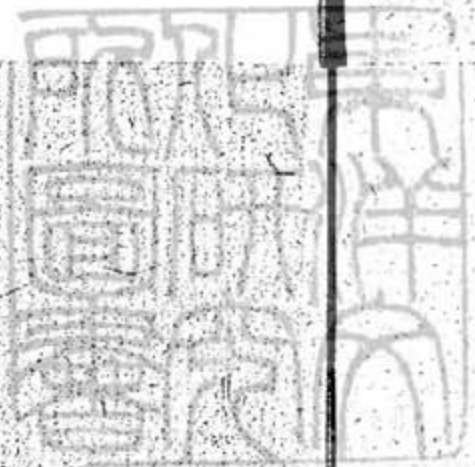
西門慶與何千戶忙入寺中投宿上題着黃龍寺脾也相火動見而脾風發也方丈內幾個僧人在那里坐禪又無燈火二句將行路人便觸出房舍都毀壞半用籬遮長老出來問訊旋吹火煮茶伐草根喂馬煮出茶來西門慶行囊中帶得乾鷄臙肉果餅之類晚夕與何千戶胡亂食得一頓長老爨一鍋豆粥吃了過得一宿次日風止天晴與了和尚一兩銀子相謝作辭起身往山東來正是

王事驅馳豈憚勞

關山迢遞赴京朝

夜投古寺無烟火

解使行人心內焦





上海圖書館藏  
研究部